天蓋樓偶評

六至一二冊

上論

下論

二

ORIENTALIA
CHINESE
K711.82
L962
6-12

KD71.82
L962

那·6

晚邨天蓋樓偶評

同邑諸子參定　門人子姪集較

孝弟也者　二句　吳道來

孝弟可以仁天下、進推之而愈知所重矣、蓋孝弟所以為人也、而亦即所以為仁者也、明其為本、不愈可以審所務乎、今以衆人共遵之行而遂為君子所不可過者、非以天下之盡此一二事而此一二事之足以被天下於無窮也、蓋親長固有同情、而愛敬必無異致、人人為之而一

斟酌得為字義他人便似孝弟足以盡仁矣

身之患息者君子為之而天下之利弘夫固可推言之而愈得其要焉（何所惜）
則吾由君子所務而蓋思乎孝弟也者世有為人而必求孝弟之人即
有為人而克廣孝弟之人君子溯源以求而已有立則俱立之勢則孝（此則粘然君子不可矣）（拈立生字混）
弟之所引伸殊無已也世有務孝弟以全為人之理即有務孝弟以大（人以為得也者之神吾以為只成空調）
為人之功君子恃源而往而已有生則俱生之情則孝弟之所推準殊
無盡也孝弟也者夫非為仁之本與天親聚順之際著其誠也不著其（此意好便當從此）
偽也倫紀克敦而怡然自見其天性此豈獨門內之肇修已乎以之內（做出為仁意惜下面便休去）（此數句只成空調）
事而昭其有餘者即以之外通而必無不足者也統萬類庶物之衆能（混語）
異其遇而不能異其合敬同愛之心亦安往而非仁之存存者矣彝教（脫為字語便不着）

托始之地樂其順也不樂其逆也性情攸篤而穆然獨致其天良此豈（此更親切如前比）
徒庸行之克謹已乎始于一家而著其至厚者即推之一體而不居其
至薄者也合天地四海之廣能殊其用而不能殊其惇叙錫類之懷亦
何適而非仁之亹亹者矣故有日學為仁而未敢信其為仁者必其未
嘗有察倫之學者也家庭至邇而我無以自叙其彝倫果何所恃以為
敷施之藉乎從仁見仁者仁猶屬於外求從孝弟見仁者仁有深於不（道理說不去也只為脫為字解便有此弊看程子謂行仁之本不可謂是仁之本朱子謂為字當重讀便明）
匱夫亦可獨悟乎立身之大準也已抑有未嘗為仁而知其可與為仁
者必其嘗著有孝恭之愛者也人倫至切而我有以自篤其惇庸不可
由此而得推行之利乎為仁於仁者仁有時而或睽為仁於孝弟者仁

552981
n.139

無時而不裕、夫亦可共喻於制行之大原也已、此近言為人而知孝弟之外無全行。廣言為仁。蓋知孝弟之外無大業也。然則孝弟蓋可忽乎哉。

空調牧語氣無味

上為人只是虛字

挑逗描摹。於時論可謂有法有韻矣。惜於題之實處避却。如水上毬。以不沾帶為妙。亦時之所謂法與韻耳。然此說自萬曆來即有之。亦以為先輩中一種。故尤難辨也。○或曰。此只是反覆申論孝弟。不重為仁。故但可虛摹。不宜實發。曰實發得為仁廣濶。則孝弟之用大。實發得為仁之本親切。則孝弟之理精。正為申論孝弟。故不得不實發耳。○又問。說者謂上節以質言。是凡人之孝弟。此節以學言。是君子之孝弟。闢之者又謂。首尾孝弟相應。無犯亂不仁。即是為仁。不得硬分兩項人看。故此文粘君子說處為謬。二說如何。曰前說始於金仁山。理亦無誤。但質學二字下得不當。便成滲漏。上節是設个假如。就現成人身上指點。此孝弟說得輕。說得小。也不論質。也不論學。如云。大凡孝順之人。決不為非。下節即根上節推出。此孝弟說得重大完全。只指點道理如此。質字固不相干。即學字亦言外意。如云不要小看了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則不可不務學意思。又在此句下。語氣未及。故仁山硬分質學誠有病。至上節現成假如。自然指凡人說。下節講道理自然指君子說。即不犯亂。亦與為仁不同。不犯亂。只就凡人

一人身上說。若為仁。道理甚大。仁民愛物。參贊化育都在裏。非君子誰與語此。

、孝弟也者　二句　正局　鄧可受

賢者正言孝弟、而以本申其說焉、蓋仁道雖無窮、而為之必自孝弟始、有子所為以本而正言之乎、意謂、事有處乎至約、（承頭甚得語氣）既累舉其所及、仍深思之而不能置者、是非必一二端之業、而體要之圖也、蓋理居于莫外、而事存乎可繼、則義類之相因而起者、要亦無能易說以相加焉、君子本立道生如此、則前之所云孝弟者、可得而正論之矣、孝弟之及於一（只此體）身者、既心和而氣平、則孝弟之及于一世者、必情安而理得可知也、一人克盡其孝弟、則身正而倫敘、苟人人共盡其孝弟、則家惇而俗厚可知也、今以仁道之大而為仁之難也、自孝弟思之、舍此無由焉、夫亦可

（貼上下節界限分明而也者其與語脉都得安用重釋覆思等科諢）（耶）（從仁折出為字出題有筆力講先輩者必以為倒矣）

以知所本矣。性情深至者。一物一事。莫不有父兄焉臨于其上。則克長克君。猶之人子人弟也。准此而為之。孝弟與仁固一致矣。雖康阜尚需時以待。要其本則不外是也。不然。何以身其事者。即有所可觀也。內行篤謹者。一舉一動。皆若為子弟焉恪于其職。則是惠民及物。猶是立愛立敬也。推此而為之。仁與孝弟。蓋相從矣。雖熙皞非旦夕可幾。要其本則不越此也。不然。何以率是道者。遂可共喻也。蓋為仁亦從乎其積耳。孝弟者。積之以漸。祓之力者也。故無論事之同于孝弟。與事之不同於孝弟。而皆于孝弟有相類之情。積之一日而一日有其可見。積之終身而終身有其大成。是固有懋進於不已者歟。抑為仁又從乎其充耳。孝弟者。充之以橫塞之量者也。故無論事之必出于孝弟。總無一事之漫離于孝弟。而皆于孝弟有相治之數。充其遠于此者。俾其日去。充其近於此者。即此日全。是固有推放於不匱者歟。是以人之從事於孝弟者。不必即有意于為仁。誠審于所務也。我之立言于孝弟者。必為之正訓以為仁。凡以明所本也。則甚矣孝弟之重也。

金仁山謂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亦是強分枝節。看來只大槩論事理如此耳。若云但看凡人若孝弟。便不到犯上作亂。不犯上作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須在親親上做起。如此看來。原是一氣說下。只是前節在凡人一人身上推論

其理。故孝弟與仁。都說得淺小。後節就道理推論到盡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完全耳。起比分疏了然。中股仍根上節說起。中間在為字中折出廣狹氣象。後比實從為字講孝弟與仁相關之理。都見精切。不同凡解。○首句人都道要還他口氣。纔討口氣。閑文俗套羣集矣。此但從上節道理引入。則首句之口氣自到。又何用叫喊一餉耶。

孝弟　鄧

孝弟也者　二句

劉子壯

賢者申言孝弟。而人之有本益明已。夫為仁者。亦云為人而已。天下有無本之人哉。孝也弟也。蓋言之而益深也。且天下之道。莫大乎仁。君子之學。必先其本。何也。天下莫不本于仁。推其性之所始。即孝弟亦由此而來。而人莫不本於孝弟。攷其理之相及。則仁必有所漸而致。吾觀道之生。而益思孝弟矣。夫人即望人之恩。度未必欲如其父。即責人之敬。度未必欲如其兄。而天下之情必屬之者。樂其中心之實。有我有以被其餘也。即有不子之人。豈遂無所獨愛。即有不令之弟。豈宜無所獨恭。而天下之人不恃之者。知其至親之所難。我何以倖其偶也。孝弟為仁

時下混語謬解

議論奇快洞達極精細之理故

難

之本不斷斷可識也哉隆內外之節祇以鳴聖人之盛舉而其寔被育（為仁煞有事）
又自有方然而起化固有原也吾觀詩書所載小之而一物之不傷大（在好）（寔講為仁徹上徹下）
之而萬國之歡洽儒者若以廣其義而明王之治出焉則知樂嘉之所
暨發于宮闈而海區戴父兄之德也與推諧叙之應或以稱聖人之本（還他不敢質言語氣）
教而要在民物又各異事然而施恩有由始也吾觀教化所起由朝廟
而達於州巷由祭祀而達于軍旅王者皆為原其意而神明之德通焉
則知紀法之所詳緣于家庭而羣黎終子弟之事也與蓋王事之降固
有躬戡禍亂內頓不能無慙此以知及物為易而家門之內有所難處（貞觀之治所以不得同于三代也）
也昔之仁人身有家難而委曲以濟遂以為天下無不可事之父母無
不可處之兄弟則推此以濟世而御變豈有足難者乎彼云底豫而天（只在為字上說）（寔說）
下化東征而四國皇殆未為無據矣聖學之微固有力敦大紀于世未
必能濟然吾以為天性既摯而國家之事有所足恃也古之子弟德未
親人而出入必謹遂以為他日于國有良臣于朝為順友則由此以廣（此卻說得狹小了也）
愷而極和豈無可信者乎彼云愛親謂其近于王敬長謂其近于伯夫（此句雖經語卻有病）
豈為欺我矣是知學問起于彝倫自無天資刻薄之事而亂世不羨殺
人之功明察歸于豫順率其閨門雍睦之風而大化皆還生物之始若
君子者始可以言為仁始可以言為人也已
忠可移于君順可移于長即上不好犯亂之意而反言之本字何等

親切。蔡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為字。始字代本字。正此意。露文評

為仁二字甚廣濶。平章協和於變時雍。及上下鳥獸草木咸若。都在裡。可知有多少事理。但其次第。必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若無此次第。便是異端二本。不成箇仁。故曰行仁自孝弟始。虛齋不肯將行字代為字。始字代本字。則以孝弟是仁之本矣。孝弟是事上說。仁是性。豈有事為性本之理。孝弟有孝弟之事。為仁有為仁之事。但為仁之事。必自孝弟推行出去耳。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正是行始二字義。虛齋自錯會耳。文之奇快英驚。亦正於行始二意見得精細。道得着實。○上文孝弟。是指成質言。其為人也四字。是虛語。與葉公章其為人也文法一例。猶云這箇人一向也。此為字。與為仁為字。虛實不同。人字與仁者人也人字。又大小精粗不同。時文每〻牽合為仁即為人。不但不識為仁道理。并不識為人文法矣。此亦誤拈。故及之。

孝弟　劉

○孝弟也者　二句　史　嶷

為仁先於孝弟。而蓋知孝弟之重也。蓋君子之事。莫大於為仁。然而必先之孝弟。則烏可不知其本而泛然圖之哉。且夫人苟勤思大略。則未嘗不有意於博施而遠被者也。然備道之君子。則必兢〻然辨之。蓋修乎門內之行。而後可以治人。盡乎子弟之分。而後可以為君長。則夫廣推徐暨。有不外吾所言庭幃之事。而自以次第就裁者。吾即君子之所務觀之。而蓋知夫孝弟之於人重矣。天下絕物而自私者。常人之本情。故人之慘刻寡恩者。非獨度量之未弘。尤當慮其推致之無自矣。天下望恩而樂闇者。萬物之同懷。故人之德周澤普者。非獨願力之廣大。

○正○大○明○切

尤當觀其經緯之有序矣。蓋道之大者莫如仁。而為仁之始。自非孝弟無本矣。惻隱之天良。發之何必有靳惜。然隆薄之分數可觀矣。其始藹洽之意。不過通之二人耳。總而有同情給之者焉。又總而有異體推之者焉。此其隆薄之級。何可於君子稍亂其權衡。而道之由內及外者。雖名之為愷澤旁流。要祇謂之恃源而往也。夫惟恃源而往者為不竭耳。篤厚之美意。行之何垂有壅閉。然緩急之定分可見矣。其始愛敬之志。不過達之一家耳。因而有殊方恃之者焉。又因而有殊族賴之者焉。即其緩急之差。何可於君子稍乖其先後。而道之篤近舉遠者。雖稱之為德意覃敷。要祇謂之稱情而出也。夫惟稱情而出者為不匱耳。從來有

從孝弟到為仁其中次第井然不是躐等

跳過

為字用處如是

生而不愛人之人。則為仁猶待於學力。無生而不愛父兄之人。則孝弟必出於天資。而學力者正其因天資而見者也。觀夫克諧有烝烝之風。而協和即遍於萬邦。行葦將飲食之思。而美化即迨於草木。豈非孝弟之所錫類者大。即仁道有不能舍此而之焉者哉。從來有勉強為仁而不能盡仁之時。則為仁猶資于方術。無勉強為孝弟而不能盡孝弟之時。則孝弟已足于性情。而方術者正其充性情而盡者也。觀夫三朝肅寢門之儀。而懷保即行于西土。厥子起天顯之念。而保釐遂及于東郊。豈非孝弟之所推暨者遠。即仁道有不能置此而弗圖者哉。蓋人未為君子之孝弟。即舉而措之禮樂刑政之際。將無事能見其和平。人既為

翻剝得為字本字之義盡

仁寔有其事

如此方見孝弟為

君子之孝弟。若舉而加之裁成輔相之間。亦將無事不形其忠厚。而謂孝弟之不重于人也哉。

孝弟是本根。仁道說盡處。從本根到盡處。其中煞有次第層級。若行文止說兩頭。則為字落空矣。老手爭勝。只在為字說得精實。

孝弟　史

孝弟也者　二句

洪理順

申言孝弟之大。而為仁自此生矣。夫仁生孝弟者也。而行仁之本。必自孝弟生焉。誠哉孝弟之大與。有子申言孝弟。而得為人之故也。曰吾所謂為人者。則皆有為仁之責者也。人者形之屬。而非形也。有天焉以親之。為人者習之事。而非習也。有性焉以通之。為之於此。而功起於彼。用知務本之說。理精而用博。已吾將精於言本。而得孝弟所自起。孺慕啼笑。初非發于無懷者也。論性之自然。孝弟以仁而立。吾將大於言本。而得孝弟所自施。經綸分合。初亦同此不忍者也。論事之有待。仁以孝弟而行。是故精言孝弟。則仁為本。而思孝弟也。大言孝弟。則又為仁之本

為人二字毫無干涉

理都說得精得橫渠意象

而益思孝弟也有如其為人也如吾所云孝也者惴〻引愚之俯而自念曰不得為人也而何敢曰為仁也然而人感之矣度孝者為人亦祇誠於其父而人感之者感其愛結於中有以樂其怨也人之為此孝也則謂之何其謂孝者之人與其僅謂孝者之人與有如其為人也吾所云弟也者慄〻集木方退而相識曰式穀為也而何暇曰為仁也然而人諒之矣度弟者為人亦祇篤於其兄人諒之者諒其恩施自近有以望其素也人之為此弟也則謂之何其謂弟者之人與其僅謂弟者之人與吾於衆人之孝弟而於為仁本重有悟也夫婦之一怨一慕未足以治天下而易夫婦之怨慕之至於亂犯亂不生此衆人之行仁者矣而後知雍動之化非勢也不過數夫婦之知能愛敬綴之而成吾於君子之孝弟而於為仁之本重有悟也聖賢之一色一容初非以悅天下而充聖賢之色容足以相動道生之驗此君子之行仁者矣而後知民物之屬有故也不過一聖賢之家室出入坎之而準夫子教人親〻則仁為之本我思之而無疑也吾今教人為仁竟若孝弟為之本我言之而有得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此文不少斑駁然其精闢處雖土花苔點不能掩蝕其光華分別觀之但覺捧心愈妍耳此兩句只講道理不在人身上說孝弟也者不但不粘死人并不坐定君子文之隨義只為眼落在為人二字上

不知上節其為人也四字也不過說假如這箇人云爾人字固非仁者人也之人為字亦非着力字也

孝弟　洪

○敬事而信　三句　正句　王謙志

詳道國之要皆于其心圖之也夫治莫貴于知要也敬信節愛時使其大焉者矣而豈有不本于君心者哉且善治國者治其法不若治其心治其一時必變之法不若治其百王不易之心心與法合而其治善焉大率以靜正者居身以有餘者及物毋貴屑屑焉求於法制之間已也

總提須如此有義理便不落套頭在涇陽

千乘之國豈易道也哉上有不易理之萬幾而下有不易固之人心上

當日為時體今日拈來已成古調矣

有不容濫之財用而下有不容竭之民力甚矣其道之難也而吾以為得其本以道之則無難其在于敬事焉敬者君之德也一念忽不可以持其後古之有國者曰顧畏曰翼嚴敬之謂也敬在事有以知其惟幾

敬事義該而精

而惟康敬不止在事有以窺其惟一而惟精已又在于信焉信者人之依也一念欺不可以喻衆古之有國者曰成孚曰允塞信之謂也敬而未信則君之心小民得而議之敬而能信則君之心小民得而見之已（信從君心與民相交接說是）國必有用其奢儉之故甚可思矣節則有用不節則無用也九賦九式國之入有常經祭享賚予國之出無踰度則不得已之費經以不得已之心而乃裕耳國必有人其休戚之係甚可念矣愛則其人不愛則非其人也國之俊秀養之以膠庠國之愿樸安之以畎畝斯不忍人之法行以不忍人之心為有濟耳至若國有大事師田行役必稽司徒之版公旬濫及或傷父老之心其能不取斯民而用之乎必以時焉（亦用頎）非其時則民之力君所盡也恐以妨私家之務也及其時則民之力民所餘也用以給公家之役也民於是戴君之恩而忘己之勞矣斯則以精明純一之道端為治之體故庶績熙而民知用情以樽節愛養之道握為治之幾故財用足而民有餘力以之道千乘之國也所為不出君心而已得乎其本焉耳何他務焉

（墨至今新警）（即用頎墨）（狀夫畢竟精練）

予憎作此題略過五者別尋論所存閑話前後擔演及至正點五者處一無精要語仍是政事條目中膚詞然則非論所存矣如此精寔古雅何嘗有一字不是論所存乎又安用此吆呼者為

或嫌其中多直用頎涇陽先生墨語宜汰曰但看其運用處本色如

何若麻夾紵。則二罪俱發耳。且喜其配補一色。亦即是難處。即是長處。

敬事　王

敬事而信　三句

治全於心務本之道也。蓋有敬與信。而全體之心存。有節愛時使。而分見之心至。道國之本立矣。且三代以上。傳心而不傳政。其所傳皆聖人也。三代以下。傳政而不傳心。其所傳皆賢君也。然而心流為清淨。政流為權術。故皆不可為恒主。傳即不可為萬世法。聖人慮之。為寓言於千載之間。而指其已及于政之心。詳其未離乎心之政。曰。道國者果何道哉。非能廢綱紀而不用也。而所求者綱紀之先。非能舍制度而他圖也。而所務者制度之本。國以內何非事。事心亡則日見其無。心雜則日見其多矣。惟萬事也。而止以一心體之。二典之辭以欽始。蓋稷之謨以欽

董果

終其惟敬哉而且國所行何非事與心多偽則所出者虛心易變則所出者悖矣惟一事也而各有一心以寔之殷人作誓而始畔周人作會而始疑可不信哉若夫國有用是事之相須而成者也天下有澣衣滅膳而筦庫絀于兵農者心不節也棄一器而思有功興一役而念中產深宮自治其嗜欲而場圃之烹剝裕焉烏可不節而且國有人是事之待命以行者也天下有同苦推甘而殘忍行于飲食者心無愛也惜小物而盡萬物之仁除一刑而極無刑之化深宮自治其喜怒而朝埜之生成遂焉烏可不愛至于使民固事之所不免而用與人之共係者也天下有下休息之詔而不聞扶杖之觀讀罪己之文而不實父老之涕者無時使之心也行六月之師而不驚成不日之功而無怨深宮自治其慘舒而寒暑之教無私焉烏可以不時此五者有相因之理也敬則必兼乎信敬信則必兼乎節愛時使故麟趾關雎皆散現于周官立政之內然五者又有務本之道也敬信則為節愛時使之要敬又所以為信之要故義修禮藏皆受命于無為守正之中夫子言道國者如此然而道天下豈外是哉

須句句實講本義却句句是所存未及政乃為佳耳看此篇用意都在此其樹義摛華淵源經史尤有精金百鍊之工

敬事　董

夫子溫良　一句　正局　汪霦

惟德可以感人非知聖者不能明其盛也蓋溫良恭儉讓盛德之所形也以是為得之者自在夫子耳子貢其善言聖哉今夫遇合不可以倖邀而盛德則可以自致乃舍聖人之所自致者而徒求之遇合之間毋怪乎求與之說紛紛也夫驅車而覽列國之風豈必無意於當世而與人家國必先以在己之逢迎則夫子有不克自主者矣在郊而係于旌之慕或亦念切于名言而示我周行必待世主之簡界則夫子有不自為政者矣若是者皆執聞政以觀夫子而非就夫子以測夫子者也抑知夫子自有所以為夫子乎以夫子而至德淵涵原無易窺之淵懿

以夫子而性情淑慎亦有共見之神明彼藹然與人以相接者非溫乎
（是接人可觀處）
（中和大段自在）夫子非有心於樂愷而與為可畏寧為可親其疇不仰弘人之度抑坦
（此是子貢所見）然予人以易事者非良乎夫子非有心于易直而與為可望寧為可即
其孰不歸平坦之懷則又見其恭焉恭非外飾之為恭也不亢不辱子
自率其致常而作肅之範以著則又見其儉焉儉非矯持之為儉也不
僭不濫子自迪其素履而制節之德以昭則又見其讓焉讓非過抑之
為讓也無侮無慢子亦自安于回應而謙尊之吉以彰溫也良也恭儉
（又用四語襯托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妙）讓也在夫子止以無所為而為者徵盛德之形容而吾黨正于不知然
而然者見無心之感應則何必復言求與哉直曰以得之可耳蓋和以
（收出）
（德容之一節而以永歎結之不露眼板子貢意思妙甚）
善俗損以居躬得其一節尚可入世而咸宜況以聖人而被服于雍容
者哉下交不瀆上交不諂挹其流風尚欲聞聲而致慕況以同時而親
炙其懿行者哉洵乎得之者自在夫子而奈之何求與之說紛紛也
自當以平列五者為正餘或用散或用分合或脫法變換可大可小
可濃可淡而必無竟置不講但拈弄夫子以得之五字畢事者得此
文題乃不負○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
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
不足於子貢者為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
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

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〻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但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緣子貢為子禽求與二字下轉語以得之三字却著痕跡朱子為此三字補滲漏耳文於夫子補觀內一層中疏五段皆有中和氣象在而子貢不足處自見東處斡旋未易窺測之妙又見子貢止說得一節步步斟酌入細而文逕更秀逸無一點塵俗氣息

夫子溫　汪

夫子溫良　一句變局　曹鼎吉

賢者觀聖德之神政以得而聞可必也夫政無所以得之聞其可必乎溫良恭儉讓如是又何疑于夫子嘗思至人出而用世雖一日之遇必本生平之德以致之蓋遇在一日異地不必其相孚而德在生平邂逅咸可以為主所不得執恒情而輕為衡量矣子以必聞其政為疑〻聞政乎疑夫子乎我徇人而既多其委蛇人徇我而亦煩其晉接執是說而至邦夫子將無必聞之政賜則以必聞其政為信〻聞政乎亦信夫子耳我忘人而無絕物之心人忘我而有相親之樂推是說而至邦必無不聞政之夫子吾固重念乎夫子者以夫子抱濟世之深心未嘗用

是邦而展所欲為而僅以政聞亦何足為夫子重然而化神在我自有不介而孚之理以夫子具匡時之偉略未嘗久是邦而行其素志而忽以政聞似亦足為夫子幸要其盛德在躬自有隨感而應之機不見夫子之溫乎良乎藹然其可親也坦然其無私也不見夫子之恭乎儉乎讓乎持己之莊而有制也與人之謙而能下也是五者得其一已足觀成于徯應而夫子直以一身統其全是五者勉于外尚可徵效于斯人而夫子則以無意神其應斯正不必挾是德以取重于世而世之攬德輝者能見夫子而遐心乎蓋天下容有不愛夫子之人未有不愛溫良恭儉讓之人而寧弗樂就懿範焉斯又不必操是德以示美于世而世之佩德音者能遇夫子而忘情乎蓋天下既無不愛溫良恭儉讓之人即無不愛夫子之人而寧弗咸奉典型焉亦以是得之而已乃知物之相遇以人聖之相遇以天五者德之全于天也德全于天而求固有所不事即與亦有所不計抑物之相感以情聖之相感以性五者德之本乎性也德本乎性而言與固不與人同言求亦自與人異試即夫子而言求乎

子貢言下薦機隨波逐流只為子禽鈍漢求與二字作轉語耳若說夫子寔以此五者得之或五者便必得國政即犯死語矣夫子何心以五者得聞即得亦止聞之耳何嘗得政哉得字止是人樂與言故

五德亦但就和易一邊說耳。是文能露全身於粉碎中。亦是體貼註意精細。

夫子溫　曹鼎吉

夫子溫良　一句　曹志周

深于論聞政者、體之聖人而如見焉、甚矣政必有以得之也、歷遇之于夫子之德、而感人不甚深矣哉、今夫聖人出而天下受範焉、如謂外之所致、不皆為內之所感也、亦未取其身而切求之矣、蓋外焉有所共效于其身、內焉必有所全備于其身、而內外之相感、自有所無間于其身、則安在與身相謀之事、非即為與世相見之端也、子以求與疑夫子、將毋謂求在夫子而紛焉者莫之主乎、將毋謂與在邦君而抗焉者莫之下乎、將毋謂求與俱無所定而始而求之者或乃終而與之乎、將毋謂求與交相為用而俯而與之者或亦仰而求之乎、是殆見邦君不見夫

熟調

以求與起淂字亦人所同也而波瀾疊簇此有神趣

子也是殆見夫子之聞不見夫子之得也而賜乃思夫子矣其或嚴氣足以服物而望之無性情和雅之風是夫子之予人以可敬而不予人以可愛也而何足以盡夫子其或平情足以近人而即之無道德簡嚴之意是夫子之予人以可信而不予人以可尊也而何足以盡夫子之德吾乃知夫子之所以得者夫子蓋有其德焉其藹然親者入人深也其德溫也其坦然易者心無畸也其德良也其肅然謙以抑者情不抗而志不盈也其德恭儉讓也由是始而接之謂是夫子之藹吉可親歟（寔做以得之）乃久而習之一若默化于夫子之範圍而情彌親者禮彌肅也夫是以（此句）（通集無此然三切并上五字都融洽入化矣）（點睛得神）前席不遑也由是習而服之謂是夫子之裁成不忒歟乃驟而合之又若相宥于夫子之度量而心彌降者意彌摯也夫是以抑節無斁也如是得之則誠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也而尚謂紛而靡主乎尚謂抗而難下乎尚謂求與俱無所定而必交相為用乎夫子之得如是而已矣則亦可謂夫子之求如是而已矣而奈何不于夫子切求之也

人做得之只在夫子面上說便如兵符到手是五德皆鉤致之術矣此從邦君被沐聖人盛德感通處寔寔形容註中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妙隱然托出就邦君肅體抑節中看得字則五德中和氣象亦見圓相矣文情頓折生動一時獨擅勝場

夫子溫　曹

夫子溫良　一句　陸燦

尊言聞政之由、惟德正乎其所感也、夫去其求與之說、而得又有一說、雖夫子不能無所感也、歸之溫良恭儉讓、乃恍然曰、此其所以得之者耳、曉陳亢曰、天下固有在彼之權、遇聖人若失其所恃、而莫明其致此之由、于是設為疑義以窮之、然而不必疑也、感而遂通者、世之所謂不測也、要不過聖人自得其性情之正、夫子之聞政是已、使政而有聞有不聞焉、用子之一說、可以必之邦君大夫矣、今而必聞焉、則用子之說不足以必之邦君大夫也、還必之夫子之身而已、使政而或聞或不聞焉、合子之兩說、可以必之夫子之聞矣、今而必聞焉、即盡子之說、不足

○是○畫○聖○像○正○面○

○即○上○文○一○必○字○中○弄○出○神○奇○視○他○手○咬○煞○求○與○作○活○直○

○是○偷○死○馬○鈍○賊○

以必之夫子之聞也還必之夫子之得聞者而已然則夫子其何以得之乎蓋夫子道高而德厚其氣象固非時人之所窺較而洋溢于日用之內可見者概有數端夫子德盛而禮恭其本原并非吾黨之所測識而發越于應接之頃可據者約有五德曰溫曰良曰恭曰儉曰讓以為可親也而復以為不可狎大要矜張之意少恬退之意多如圭玉之不琢而人自欽其孚尹旁達之器以為可即也而又以為不可象大要釋我之躁心與怠氣去彼之愚志與驕色如凱風之時叙而物自得于生長收藏之中夫然而又何疑于夫子之得之得之曷為而名也一若其國之述職者然問之邦之君大夫君大夫不知也未嘗有心乎與也而卒無乎不與也無乎不與而夫子之得由此名矣廼推原其得之之由究不越此周旋裼襲之間使人一見而意傾使人再見而心折者是一若列國之采風者然問之夫子夫子亦不受也未嘗有心乎得也而卒無乎不得也無乎不得夫子之得為已全矣廼推原其所以得之之故究不過此深衣曲禮之儒之于此而愛敬生之于彼而愛敬文生者是之則可疑也溫良恭儉讓非所以為得也而得之者以之則夫子之感之也神是則無所疑也溫良恭儉讓乃其所以得也而以之者得之則夫子之化之也速即以求言而求異矣奈何以求言得也

只一箇以字中放出如許神通能於此處瞪目久注忽然提筆疾追

所見窮幽歷險只在一眨眼無所不到少鬆一步即迷茫不可得此種文境須具解衣浴毒龍湫中手段方有此本分逍遙

夫子溫　陸

君子食無　一節　鄒圩

詳君子好學之功因其實而予之名也夫人知好學亦知其功固歷歷可指乎好學如君子庶乎不負其稱歟今夫自然合道之人不可得已下此則必有勉然者也顧夫人之心皆有一事焉以為務迨察其用情之所至則似未嘗繫情于此一務者紛于外而內治之情疎恃乎已而資人之益缺也吾有思夫君子君子者豈非兢兢焉從事于道以為學者哉然而合天下之事而統之則事即為道分天下之道而著之則道即為事學至統事為道之日即居食亦道體之寄而學為分道治事之始則言行皆道誼之歸若是則亦何飽安之求何事言之分又何我于

對好字一擊題之要害盡得

學人病痛都如此文氣屈盤

事是行事有道是人工字豈得

拈合

道之足別而好學之足名哉然吾聞之古人三年考業變而彌上今人
三年考業而不能名一事焉從事於道無異而成敗頓殊者大率紛華
從于內而懿言又布於外也君子曰紛華之事何窮無不視此一食一
居以為端矣謹之以無求而耳目清明事日著其精銳大道其許我乎
然而未敢知也懿言之訓難已然不如急此大功大業乃有成耳持之
以慎而志氣堅貞事日臻于純固大道其無爽乎然而弗能已也凡此
者非曰好勞亦曰我求一事之幾于道而不可得也蓋吾儒學道為庸
人所怪無為君子所惜吾專力致勤背衆情而不顧棄世有而不居而
為一事則庸人怪矣吾專力致勤背衆情捐世有而為一事而又與道
乖謬後之君子有深惜餘論焉則大不可也是以九州之英蔚起不乏
珪璋百世之音未忘豈無考擊此無他愛慕結于中好之至也蓋入世
之情不淡則入道之情不深治己之力不化則謀道之力不厚情不深
者蔽于物力不厚者蔽于己君子為能去物兼能克己豈不實全而名
歸之也哉可謂好學也已

于理中針線煞有疎處然其一往折旋隨手摺捩皆有奧思異逕筆力
雄健直是一則古文使庸熟人讀之藏腑為驚唇舌拂戾陳后山所
謂黃昏湯也主治近時鄭聲譫語之病○讀書人志趣卑陋至今而
極不但八股也如詩古文詞再進而說經講學總是一派不求寔得

自置於古人。止欲騙取世上庸妄人。互相盲稱瞎贊。不畏深山窮谷。大有人在。遠付百年。公論自出。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看就正一段。偉論獨發。學人文人。俱宜奉為龜鑑

或問註有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者語。則道字與事字相提。似亦無害。曰。註是借第一箇道字。訓明全書道字之義。猶務本節訓仁字。兼說心之德。其實務本節仁字。只重愛之理。此節有道。固指共由之道。然只重有此道之人。不便單提說也。曰。道字前已兩見。何獨至此而全訓之。曰。父在章道字。只指前人之志事。禮用章道字。只指先王政治說。都不是學問通舉之道。故註始于此。

君子食無　節　亡局　許三禮

學歷進而深。君子之心正難量也。甚矣君子之心無窮也。無求敏慎以歸于就正。好學豈易言哉。且士人立身今古。而純大業于不窮者。祇惟此無已之一心。何也。處欲貴其能弃。居業則貴其能取焉。居業求其日益。處懷又求其日損焉。此其功日進而心靡窮。吾得而思君子。夫君子之學。果何如哉。大凡學者。終其身必有篤志之一事者也。所患此一事之外。恒有物焉。足以紛之。則役於外而多所紛。必嗜于內而少所慕。吾不知其向往者何在也。抑慮此一事之中。又有物焉。足以軼之。且足以限之。則騖于華者。既患外馳。積于精者。又患內悰。吾不知其寤寐者。又

注。射口末句起

句轉入題次

何等也乃君子之學果何如哉嘗以居食兩者類觀之則見其無求矣蓋情有最摯者必無餘情念有獨至者必無餘念君子之孜孜焉不遑他及者其心蓋有所專及也不然者豈徒高夫淡遠之風耶（此意好儘有無求者又不是好學）迨觀之敏且慎而愈信之矣吾身之慮不足者莫如事慮有餘者莫如言君子既捐百事而精心一事何以寔愈敦矣而終若未勤君子既耑一事而若忘他事何以華愈斂矣而惟恐或肆此其心誠若是無竟哉乃或以慾日寡者道日積守日約者道日凝即進君子而稱為有道夫誰曰不宜（致作波瀾）而君子終不敢恃也積學數年而後能寔亦積學數年而後能虛以為刺勵未知其刺勵之有合乎憂樂也以為靜專未知其靜專之有當乎（回顧淳好正見就正句極重）

樞機也皇皇就正之心愈進而愈歉不又有如是耶今而知君子之於學也其泊如也欲能淡也心克盡也其企勉也氣能奮也心克深也其（歸雲擁樹）耶諸人也修能勵也心克損也外輕而益堅既無浮慕之足馳內勉而益化又無中衰之可慮自非望道而趨俛焉日有孳孳終其身篤志于一事者焉能如是也謂之好學可謂好學也已

蓄洩末句之勢如谷簾三疊每一頓折跳珠噴玉俱從空際飛來棹尾處更有奔泉赴海亂流橫渡之奇（陸雯若）

隨地為布置若無意營構而首尾炤會中間聯貫一線不走又何其細密也鳥飛雲盡坐對敬亭文境彷彿遇之○時文每于起手贊頌

君子二字直是無謂。君子定不好名。一贊頌則于好學之意失矣。又須知君子之學何學。而後講好之如此。若學字不曾分明。則所好終成駁雜。非君子之學也。就正〻非容易。有道亦亂認不得。此處併入上三句。極有體會。

君子食　許

君子食無　節　王庭

詳君子終始于學之心。而聖人有深歎焉。夫以居食之心。而用之敏且慎。抑皇〻乎就正不止也。豈非學之全而好之有獨至哉。子深歎于君子之純也。若曰。人之心有所不容已者。亦惟學焉而已矣。世之學者。囿於從來服習之名。而未嘗行其自心悅樂之理。其于學之意。亦大可知也。試思人生在天壤間。得終始為好學之人。亦復何恨。然而卒難言之。夫學之大端係理欲。至嚴也。大者于此辨真偽。而微之亦于此券安勉。入道之品。器識越人。抱德之儒。淡泊明志。居食之所爭。豈洵偶然。則君子有首戒矣。原不見安飽之可悅。亦何所動于中。初不覺求之可營。復

破盡世間自以為學之美好字精神与可謂精神並出

首兩句似粗却是入門徹底大界分

此意便粗

須先有所好者在故無求

何所慕于外斯抑君子之所得力而因可觀其用心矣乎夫人有脫然無累之懷而非有所守者不能久也且人即嘗有脫然無累之懷而非有所得者亦未可以止也君子知有身以來即有其事此事為日用之不可離閔皇以赴之夫豈有厭者而至于言則雖日用之庸謹而不敢出焉以明有壹也君子謂有生而在即有其事此事為古今所不能了蝎蹶而圖之夫豈有終者而至于言則雖古今之說闕而或有待焉以明有勉也其事勤者必大其功然而其功大者其心小其言嗇者務厚其力然而其力厚者其思深誠見吾有積日之勞不可或致一朝之誤獨學而無師君子不重患乎吾欲為千萬人之伸不可無一二人之屈務學而隆儒君子豈慮損乎有道之就正又用是殷也既不敢輕吾學而以清明之氣集事所以泯其厭倦又不敢重吾學而以謹凜之衷受人所以絕其驕淫其終始於是也謂之好學豈有過哉夫必如是而謂之好學則不如是而又何以為學也俗學無論焉已亦有世味之外逍遙無營止稱達生而無當于聖賢之正名理之中勤苦有獲或入異端而卒恨于毫釐之差學問之事良不淺鮮豈徒曰吾學之而已又豈徒曰吾好之而已乎

語語着實是大難事　原評

着實未是難着實而當理當理而自有發明斯為難耳要知不當理

無發明。亦承當着實二字不起。○凡為好學。必有是四者。有是四者。只可謂之好學。未可謂之有道也。須看他所學何學。如鄉愿之學。佛老之學。詞章之學。功利作用之學。以及後世陽儒陰異之學。苟好其一。未有不兼是四者而後謂之好也。然可惜枉用一生心力。于道何曾見得分毫。此文結處發明此理。真是舉頭天外。或問圈外尹民亦發此旨。然則取正于有道。即所學不謬矣。豈尚有非其所好者乎。曰。正為有道二字難說。陳相悅許行。神光參達磨。王艮拜伯安。他也說是就正有道。傅子淵包顯道袁機仲之流。就紫陽而不知正。彼且以金溪為有道也。奚其正。故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如何得知天。只是格物窮理。

君子食　王

子貢曰貧　全　陸燦

聖人與賢者兩有所可。而兩有以進之于學也。蓋就賜之論貧富而可之。（拈可字作關目。用意便到人不到。）可其未可者也。就言詩而可之。可其所已可者也。而賜進矣。而學益矣。今夫賢者以不足為學。聖人以無窮為教。故有時因其所可而抑之。抑之以進于其所未得。有時因其所可而與之。與之以進于其所已得。要惟穎悟之士可語此。（板〻〻還他問答言法而理脉与机神同到）子貢問曰。賜今而知天下之境遇無窮也。天下之境不止于貧〻。最足以生人之謟。我能制其貧。使之不流于謟。天下之境不止于富〻。最足以生人之驕。我能制其富。使之不溢于驕。夫貧不與謟期而謟至。富不與驕期而驕至。無之又無之。其庶幾處貧富之

道歟子曰是言也子為貧富言之也為貧富言之其可也然天下之境固不止此貧富也在賜何妨設貧富之兩觀而在吾何妨設貧富之兩端境而日忘焉樂者自樂不關貧也貧轉足以生其樂好禮自好禮不關富也富轉足以生其好禮夫岐貧與富而二之岐論與驕而二之似有間幾〻乎合貧富而忘之則無間矣賜之所為可其猶有所未可也哉夫子之抑而進之者如此子貢進曰賜合而知天下之名理無窮也境有所滯于其理則詩人可以言切不言磋言琢不言磨理有所執于其境則詩人可以言切磋不言琢磨言如切磋不言如琢磨夫貧富不與切磋期而切磋存不與琢磨期而琢磨存如焉抑又如焉其即夫子處

貧富之說與子曰是言也賜不為貧富言之也不為貧富言之其可矣且天下之理不必執此言詩也在吾何妨作往與來之兩觀而在賜何妨作告與知之兩端理而日新焉貧富之說往矣而賜忽作切磋琢磨解貧富之說來矣而賜并作切磋琢磨解夫離貧富而二之又離無論無驕與樂與好禮而二之似有盡幾〻乎合貧富與切磋琢磨而一之則無盡矣賜之所為可其信乎其可者哉天子之與而進之者如此許可之際所宜務求詳也

其見地高法度高思致筆力又高從樸鈍枯朽以發其神奇故不勝其高不但時俗不能為亦不能好也○文章有魔調似演義非演義

似科白非科白。此自古文人之所無。故曰魔。然有從極高來者。有從極低來者。低者出于學究講章。高者出于佛氏語錄。低之魔。人易知。高之魔。文人老學。每浸淫惑溺而不知其為魔。究與講章之爛惡同也。凡文字過高者。當首辨而滌除之。

貧而　陸

子貢曰貧　全　張玉書

由貧富以徵學。聖人予其知之無盡也。蓋學不可以自止。論貧富而通于詩。子貢之知。尚可量乎哉。且吾人身世之際。性情出其中。學問亦出其中。此聖賢所相與深求者也。蓋處境之方。通乎謀理。而治物之事。喻于治心。故唯有識者能引之于靡盡。斯賢人之所為學。即聖人之所為教耳。今夫以不足之心觀遇。〻有窮而心益見其無窮。以有餘之心求學。〻已進而心愈見其未進。子貢以無諂無驕為問。殆心傷風俗之靡。而因曠懷于自守之士。以矯時趨而明特立乎。我觀春秋時。貧可賀而恥受祿之非相。三君而異汰盈之族者。其人豈非高世材。然而古之人

（首節原在貧富之說自懸說向外遷然理足處外未著不精微也有古人見地）

側陋之下能安蔬草之常衮繡之餘爰弘制作之事則樂與好禮寧猶有貧富之見在其意中哉而賜於是聞子言而浩乎其有悟矣道在天地如此其高深也學在古今如此其浩渺也前之所得視後焉則已異也今之所見視昔焉則已非也斯義也庶于三百篇中遇之乎夫詩之謳吟讚誦所指多殊其有言貧富而不必實示貧富之用者昔人寓意之深其有不必言貧富而無不可通以貧富之理者尤今人取類之大為述淇澳之章有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賜蓋有獨得于斯而浩乎其有悟也如是而賜意之所及初非詩人意之所及也引伸觸類留連往古而罄其懷故以一時之感通勿拘于古人之擬議其所知不徒誦說之間矣廣斯類也安在物情性道之內不盡見古侯圭璧之心也哉且詩人意之所不及而賜及之即為夫子意之所不及而賜及之也引義疏通深情風雅而興其感故以百年之歌咏忽合于一事之神明其所知不徒師資之益矣推斯旨也安在風人義類之多不盡見神明變化之識也哉告往知來賜誠可與言詩也已蓋吾人有以心遇世之道亦有以世攷心之道學者有以意釋經之旨亦有以經釋意之旨自茲以往不獨貧富之見無足恃即說詩之迹亦無足存天下安有窮吾知者哉

淺處還他淺深處還他深淺處不離深理深處不離淺境若拈一墮

一兩邊都失焰矣須得他解題精細處○子貢引詩就可也未若轉語見箇義理無窮已不着貧富上夫子許可子貢又說他觸類通達處喜其知不滯而進取高遠并不着詩上并不着義理上矣他人粘皮帶骨所謂守枯樁獵犬也若此步步相生步步脫卸雁過長空并雲上爪痕融盡矣文之高雅名貴如對紫衫裼裘人自是大家風度

貧而　張

子貢曰貧　全　變高

陳英略

因境而有悟聖人終進之以無盡焉夫已然之不可恃者非一事也論貧富而通之於詩是安量其知之所際歟且天下之境至無窮也歷之而遞進者每以深聖賢學問之心故廣名理于當前視其識足以相取而變化起焉天下事誠不當為成見之守也如賜與子因論所處而引焉又推所悟而許焉夫非偶然問答間有相為長益者乎入世之多端嘗徵道理淺深之數貧富特其一耳無守者以能守為尚子貢曰諂與驕兩不形也命意誠高矣惜其尚存矯之之見也去此見者知天地之大不必復存貧富觀也為學之殊致止爭神明自得之懷貧富又特其

寄耳不忘者以能忘為大子曰樂與好禮兩相遷也進詣何遠哉是固能為化之〻事也幾於化者知俯仰之間不必復執貧富想也賜聞是說而曠然也會于今日而通之古人之情子貢曰詩言已教我也為切磋為琢磨誠移治器之智以治道奚得力可自矜焉夫學當其有獲雖前日甚愛之物思之而不足以復留凡謀理固當如斯屢易矣而不謂賜也已見及之想此時賜之心豈有貧富能繫其衷歟日去而不存則後有進者亦必非積之〻數可知也子聞其言而大慰也說在古人而會以今日之意子曰是可與言詩也為告往為知來誠引去故之識以謀新奚曠觀有弗得焉夫學當其頓悟雖平日未盡之義推之而似不能以復隱凡存心誠宜如此高寄矣而不謂子于賜已許其見及此即此時子與賜之心豈以貧富通形其隱歟相對而忘言則凡有解者要必無阻之〻勢可知也兩人前後若不相謀而聖賢學問之心則于此蓋深也

聚為空悟話頭似乎靈妙大類村比丘說佛法越神通越鄙俚耳刺繕名理耐人苦索處忽然一句半句通簡消息令人言下超然此不是弄舌尖狡獪可得○板〻四比却又是兩大比却人是兩截各對格却又是挨題碎講一比含富一比一比脫卸一比首尾蟬聯通篇只如一股當觀其營構之妙

貧而　陳

子貢曰貧　全　正局　董粵周

進處境以詩教、聖賢相深于無窮矣、夫天下無窮之理、即處貧富而可推也、進觀于詩、其殆相深而益見者哉、且學問之相引而靡竟也、其顯者在境遇之間、而微者即繫神明之蘊、故以我之論、通以古人之言而自見矣、以古人之言、通以我之心而益見矣、一堂之上、第更端以相質、而天下無窮之義、類已莫深于此也、吾夫子立教、其與及門相得益彰者、曷嘗有止境哉、名理日積于無涯、賴有稽謀之功、故引之而近、推之而遠、總因乎一心研窮之識、神智不發于無端、幸有引伸之益、故見道于粗、見道于精、總存乎一人悟力之微、如貧與富二者斯亦總生人不

簡括

悠然有會心處

用輕筆點撥首節即合全理

齊之致而觀學問之大凡也乃子貢以無諂無驕為問而夫子進之以樂與好禮者是蓋就貧與富言之也（頓一句有神）蘧俗而處而幽貞是尚雖力矯夫人情之偏若服道既至而坦懷與遊更有得夫貞遇之學雖然貧與富其一端也而天下之所謂未若者則固已多矣（從未若生出下文用筆靈妙神味自永）古今之義蘊每窮于拘文牽義之儒故理以有所域而自阻事會之遷流即可當揚風扢雅之意故識以無所滯而自通賜也化貧與富之見而觀其通因樂與好禮之旨而推其大其恍然有會于詩者雖所引在切磋琢磨之咏而神游復在切磋琢磨之外舉類甚遠見義甚遠子以為詩之教類如此也（義解寔故下語超不是泛作悟境）蓋天下道藏于往而惟來則日新所恃乎悟者有以起其端且天下道神于來而因往則可推所恃乎明者有以鏡其委推是意也可以就貧富而論詩亦可以舍貧富而論詩（光雜合乍陰乍陽）可以就切磋琢磨之咏而言詩（下兩節原逐節脫離打掃去）亦可以不就切磋琢磨之咏而言詩此夫子之與子貢以言詩也亦惟與其知也哉（正見夫子此句特找出与子貢之故）（結出知字妙）積生平之學力而一日之靜悟以生通一日之靜悟而千古之至理以顯聖賢之相得益彰也殆非偶然之故矣

隨題陶鑄乍散乍整〻以還題之實理散以發題之虛神而其得力尤在散筆句〻立身題外古人畫龍必于支股斷處烘染煙雲為不測煙雲奇則鱗甲更奇矣

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亦只是尋常眼前寔景看他說出

甚容易。為甚千古詩人。刻畫不到。摹仿不來。可知語句之妙。不可向語句中踪跡也。見地高。胸次洒落。下筆自有箇迥絕處。讀者于前評用工夫。不曉得向上一節。也是枉然。

貧而　董

子貢曰貧　全

馬世俊

○破○高○甚○坐○斷○天○下○人○舌○頭○

聖賢偶論貧富。而因見學之無窮者焉。蓋以未若者考其所學。則貧與富。皆可聽其往來也矣。進而言詩。不有相引于日深者哉。且夫學無所不存。而其存于物我之相形者。欲其日忘。則其存于性情之獨喻者。又欲其日進也。中有所得。而隨事以驗其淺深。勿謂境遇不可以論人也。外有所感。而靜悟以發其歌咏。勿謂風雅不可以辨道也。即如一貧富。

○起○勢○突○兀○

○其○來○無○端○

而自子貢言之。則以為無諂無驕。自夫子言之。則以為樂與好禮。而要之聖賢所論者。皆不係于貧富也。如係于貧富。則狷士之介。何必異于碩人之寬。撝謙之光。何必遜于視履之吉。而一聖一賢。有相感于未若

○一○例○放○活○來○頭○天○外○

○轉○折○是○老○子

者在貧富之中亦在貧富之外也以勵節者視爾志之優游以砭己者
考我躬之淑慎蓋有同此一事而由我以及于人由人以及于天者子
貢曰此氣節之事而夫子又曰此心性之事也夫誠有見于未若則必
何時而能若也哉即如因論貧富而及于詩而自子貢言之則以為切
磋琢磨自夫子言之則以為告往知來而要之聖賢所論者皆不係于
詩也如係于詩則寬綽戲謔何必非樂之生于情圭璧琇弁何必非禮
之嫺于度而一聖一賢有相動于其斯者在言詩之先亦在言詩之後
也賦物以懷人而其人更為難遇比類以觀理而其理仍似難名蓋有
同此一言而由識以幾于悟由悟以幾于化者子貢曰古人之作詩者

往來誤帖

既往而夫子又曰今人之咏詩者方來也夫誠有見于知來則亦何時
而非來也哉

化題之畛畦入文之罏竈所謂鎔成汁瀉成錠使俗子守之汞飛鳥
敗矣

先輩必詳問答脫略即非老手陳作安放四曰字最自然此人巧於
作用○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
曰已言未言須畫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
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無窮能于學問推充不重在
言詩也此將往來俱帖詩上看誤矣

貧而　馬

子貢曰貧　全

只是道理知新不窮耳非欲引于貧富之外也

聖賢相引于貧富之外學以知而進也夫學無窮知即與為無窮此聖賢論貧富有引伸焉而愈出者耳且天下有見在乎此而智者深會而有得焉非過矜其識也今人之境不必盡處古人之書不必盡讀惟明乎止此之非至聖賢遂有相深而啓悟者焉昔者子貢明悟人也而其為學也大約以知進乃一旦感于貧富而有問也意以世風不古天下幾無風俗而士行未沒此志自在詩書一言貧則有所以處貧者矣一言富則有所以處富者矣無諂無驕非所稱有道者哉賜竊未能自定也子曰可也雖然抑有進則以尚有貧之見存也不見居約有寤歌之

懷者乎何所取諸取諸其樂也較之無諂而渺然遠矣尚有富之見存也不見履豐有抑畏之儀者乎何所取諸取諸其好禮也較之無驕而迥然異矣夫子之告之如此不意子貢聞之忽有悟也起而曰天下之理有如是之淺深異量哉執其前之所見以為深而深已淺執其後之所見以為淺而淺又將深心思在阻而難通之日覺天地之大俱不足生其感斯之有一境又有一境也何謂也天下之理有如是之彼此殊致哉以為彼之所致已然而彼之量已有餘以為此之所致已然而此之量又將不足學問至引而靡竟之際即一物之細無不可寓其功斯之有一說更有一說也何謂也殆詩所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與此其告者方在耳也而知者已在心矣蓋神明之所歷無方而滯于意中者不能為意外之所獲乃觀乎未言詩之先與既言詩之後賜也固已弗存貧富見矣理道之所居不息而安于守故者亦難為日新之可遷乃由其既言詩之後以遡未言詩之先賜也久矣弗作貧富想矣其往也則日化焉而已其來也則日新焉而已而要皆不盡也宜夫子之嘉歎也然則聖賢之學不以知進哉

此題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圖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引伸觸類之妙若做一節隨有一節在意中神氣索然矣或一摠提挈或交遞鈎聯或對景生情非不出色然皆坐此病此文高人處正

在隨題卷舒。絕不怡顧也。○見解既高脫。造語更雋逸。有絕代律人。
幽居室谷之致。

子貢曰貧　　曹

子貢曰貧　全章　　陳之遴

此似例了首節

聖人與賢者言詩因處遇而進論焉。夫即往而悟來者。詩之道也。論處遇而通於詩。尚未足與言耶。嘗觀古人之於詩也。或相見之際而賦誦焉。或論說之間而援述焉。率與詩人本指弗類。蓋其學之也。以意而其用之也。無方。故前義已陳。後義復出。此解方逝。彼解復生。所以篇止三百。而益於人無窮也。苟泥已往之陳言。鮮方來之新趣。其益較寡焉。可與言詩。固難其人耳。有如聖賢偶論貧富。所稱無諂無驕。去媚習而克矜。其志已邁乎流俗。乃何如之問。有未敢信之心焉。抑所謂樂與好禮。適心志而悅理義。其品尤進乎高明。由未若之論。有毋可盡之道焉。

直提詩說。人是他立局主。毋然。

畢竟似未節題起法。否。愛其論佳。不覺其疎。

此是說詩之妙。若註詩都不然。

使陋儒引詩以質之必將誦衡門之棲遲詠考槃之寤寐諷德隅之抑抑舉恭人之溫溫矣乃賜所稱者則切磋琢磨之詩此與貧富之論何與矣殆以切不如磋琢不如磨於夫子之言未若者引而伸之也是則賜之言往矣而子之言來子之言往矣而詩之言來即詩之言亦旋往矣而無窮之言來使天下之言詩者皆如是以之處遇可以之治心亦可寧復有泥古訓而弗靈者歟以之窮理可以之進德亦可寧復有狥師說而弗通者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豈非詩可為知者道未可為不知者言乎向使告以此理而未達乎此理固非一微之明抑告以此說而僅悟乎此說亦豈三隅之反是知告之非難知之實難知往非難知來實難古人垂為篇章殆亦出其性情而微以相告吾人遺為學問豈容執其辭義而遂謂周知可與言詩信難其人哉

真說得好笑東坡所謂見童見非詩人也

發動不居

解脫却包涵

結亦有精神

子夏因論詩悟禮夫子許其可與言詩子貢因論貧富悟詩夫子亦許其可與言詩二章皆言詩也貧富之論特其緣起耳子貢知義理之無窮正其可與言詩處若只許可子貢告往知來何必云可與言詩耶自記

然雖如是畢竟不同子夏原是言詩此章却因學問說到詩可與言詩亦正為他于學問進取無窮耳遮上面又有一轉在不得竟將詩做了盡頭文之靈利老潔固非時腕所有

子貢問　陳

子貢曰貧　全章　趙炳

言貧富而忽言詩俱非言之所能盡也夫善言者能言人之所不知而善知者能知人之所不言有子之告有賜之知而貧富也詩也俱往而不存矣且夫萬物自在天地而多少盡生於人心忽而生心忽而去心有可去不如無可去也萬理自在天地而新故代更於人心忽而見取忽而見舍取之時是即舍之時也故善言道者一時而言數變一言而心數變答在問之外悟在答之外引而伸之又在所悟之外也賜言貧富而曰無諂無驕所知盡此矣貧者見人之富明知非我有也而心亦樂之代人樂又思人分樂以樂我故諂也無諂者見人之不足樂也亦

知吾自有樂非關貧與不貧乎富者見己之富明知無與人事也而以
為人必好之欲人代我好必先我自好過於好人故驕也無驕者見己
之不足好也亦知吾自有好非關富與不富乎天子曰無諂可也特未
知無諂之能樂與否也古來貧人之傳者多矣或傳其志〻則不貪或
傳其節〻則不濫若樂者置身貧外而覺志與節均無所用也無驕可
也特未知無驕之能好禮與否也古來富人之傳者多矣或傳其才〻
勝遇者恒藏或傳其守〻勝物者恒虛若好禮者忘身富外而覺才與
守均無所見也賜也進乎哉學之終身不妨失之一日失之一日勝於
學之終身賜進矣意蓋在淇澳之首章矣一物在前日治其半一生不

窮猶之一理在前日精其半亦一生不窮也賜也學於詩人不得詩人
之情以夫子之言得之悟於夫子不能言夫子之言以詩人之言〻之
賜進矣維子聞之亦以為賜進矣世之讀詩者耳不絕聞目不絕覩口
不絕誦以是為詩也非然則無詩然則心之所動一日亦有古今況合
古今之心各成古今也詩能盡言乎學之所至一刻皆有變化雖為變
化之言不能狀其變化也詩即盡言之吾能盡知之乎故凡可告皆往
也苟其未往猶如以今日而言後日之事雖有至人不能悉也凡可知
皆來也因知生來猶如以今日而度明日之期雖有先後必不斷也若
賜之言貧富皆言詩雖廢詩可矣是誠可與言詩也已矣乃知聖賢言

貧富境中有詩言詩〻中有境善處境者天下無不可讀之書善讀書者天下無不可處之境也

其思之尖能深入人曲折所不到處使其中更有一層留餘便不見其深其筆之超又能高出人識想所不着處使其上更有一點芥帶便不見其高兩者闕其一則深者晦而高者滑矣此種文真可為浮淺膩鈍人却病上藥

子貢曰　趙

子曰詩三　節　段維袞

聖人深見詩人之思而取以為讀者示焉夫詩三百詩人之思具在也而無邪一言可以蔽之此固讀詩者不可不知之乎且夫人苟深體乎古人之書則由古人視之原有不可不見之心而由後人之於古人視之更有不可不見古人之心蓋古人有其心〻尚隱于言之中而後人誦其言〻即傳於心之內固不僅於篇章之際求之耳今夫詩有美有刺有正有變有旁引曲喻有感慨激發三百之中蓋莫不有思焉然亦知詩不一而思未嘗不一詩有三百而三百之思固未嘗不一乎蓋不善讀詩三百見多而善讀詩一言不見少也入乎幽隱之際以觀其立

○思○致○曲○穎○

○點○詩○字○

○起○即○見○三○百○中○貞○淫○正○變○不○同○處○跌○出○一○言○

○意○味○深○醇○

言之指而里巷歌謠與郊廟咏奏同一忠厚和平之意相引于無窮何者本乎其思以為斷不但不言邪而邪無有時言邪而邪亦無舍是之外更無思矣抑不善讀詩三百不止一言而善讀詩一言具有三百也立乎中正之初以體其賦言之志而忠臣孝子與勞人思婦同一溫柔敦厚之旨相形于自然何者本乎無邪以為斷則思無邪而邪無即思不能無邪而邪亦無舍是之外亦更無詩矣是故他經記事而詩獨言情言情而不得其情之所主胡為乎言詩之後也于人之所不易見者而無不可取以共著則前人作詩之指原如是耳他經載道而詩獨言志言志而不得其志之所歸胡為乎治詩之誅也于詩人之所不自覺者而無不可舉以相示則後人讀詩之法當如是耳曰思無邪固不僅為三百詩中之一言也此讀詩者不可不知之也

此乃聖人指詩教之本教人讀詩之法不是讚詩亦不是論思亦不說詩之思本皆無邪也此文得之○全旨重無邪不重一言范氏守約之說是題外推廣義也各經皆然何獨詩乎故次之圈外行文於前後及之則可乃有通篇主此說者頗奴失主矣只疏無邪大旨何等酒脫

詩三　段

子曰詩三　節　陳之遴

約詩教於一言使心得其正而已夫正人心必自思始矣約之以無邪而三百又多乎哉子謂吾人學于古訓亦貴得其大指之所在而已得其大指之所在非苟焉簡略而已也反諸吾心之所發何者為要質諸經義之所括何者為精夫然後大指得而不為汗漫之學爾今夫詩不有三百乎正風正雅之言溫以厚變風變雅之言婉以悲頌之言莊以穆何其言之互殊而不倫也清廟明堂之言昌而大貞臣志士之言端而敬淫夫游女之言蕩而夸何其言之雜出而無統也乃吾謂魯頌思無邪之一言足以蔽之夫人之思安得有正而無邪思之發而為詩亦

此意好一言不是貪省求直捷

先持言字展局

安得有正而無邪必有正而無邪此人心所以拘畏而不返詩學所以乖異而難通也夫惟貞淫各喻善惡並列正固可樂矣有言之邪者以相形焉以對勘焉乃益覺其可樂矣而感發能自已乎邪固可疾矣耶言之邪者極其情焉盡其狀焉乃益覺其可疾矣而創艾猶有待乎蓋有正無邪者性也有正有邪者情也自性而動於情者思也自情而反於性者亦思也介性情之間而出理入欲其分途也微扼邪正之樞而閑邪存誠其為功也大孰謂此一言而不足以蔽三百也哉明天子宣詩教於上而公卿大夫以及矇瞍之屬采風獻頌於焉樹之風聲雖以思無邪之一言正天下之人心可也大君子明詩學於下而師儒子弟以及田野之髮家弦戶誦莫不納于軌物雖以思無邪之一言正百世之人心可也斯所謂得其大指之所在而非苟焉簡略者哉

從邪處說出無邪其理乃透蓋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隱處邪愈有矣後學怕說到邪正見他渾身都是邪耳附舊評劉作語于後

註中善者感發惡者懲創二語是無邪定解近來作者惡切寔而務圓通都不肯如此做或全主一言或只拈思字便似夫子離却語言文字立不二法門直指人心者其害道可勝言耶然甚來亦有所本由王伯安竊陸子靜之說以畔朱子謂三百無淫詩然猶知其說之

難通也。則歸咎漢儒雜亂夫子已刪之詩。非古經矣。至郝京山敬祖述其意。猖狂讕詆。謂既經刪正。溱詩焉得復在三百之內。朱子於詩稍涉情致。即為淫奔。使聖人經世之典。雜以諧謔。初學血氣未定。多生邪思。致蒙師輟講。父兄不校。故其詩解一以古序為斷。今即序論之。則桑中蝃蝀眠手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諸篇。在序已不得不言淫亂矣。其詞獨非諧謔。初學聽之。獨不生邪思。蒙師父兄獨可多口而教乎。至毀朱子為高叟成丘蒙。而以子貢子夏孟子之言詩為斷。夫說詩與註詩不同。以說詩律註詩。此所謂高叟成丘蒙之見也。果如敬言。則亦但虛懸本文。聽人解悟。圓通足矣。又何必執古序以為左証乎。又謂朱子將六經許多義理。割與二氏。自守皮膚。趙貞吉亦自謂不諱禪學。禪正是聖道之精微。朱子自割以授二氏耳。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其悖妄一轍。正可見其底裡所自出。嗚呼。自孟子割之以與翟朱。程朱割之以與佛老久矣。敬與貞吉。乃欲援而入之。多見其不知量。又何傷于日月乎。時文雖藝事。然務圓通而惡切實。正儒佛邪正之分。不可以不辨也。

子曰詩三　節　申　穉

約全詩於一言。所以教天下之思也。蓋詩以思而作也。蔽全詩于無邪之一言。所以為思教者不既深哉。想夫子於刪詩之後。而有會乎詩之全也。曰著作之事。必有指歸。苟徒習其文辭。不亦博而寡要哉。是以古人之書。可斷以今人之說。而今人之心。亦可治以古人之言。為之流覽篇章。得其大旨。而無窮之義類。遂莫外於此也。不觀之詩乎。冷冰不發於無端。貴有引伸之悟。則由繁以會簡。而四始六義。皆可為益於身心。誦詩必綜其至要。始無泛涉之勞。則立少以觀多。而比事屬詞。無非歸本於情性。約舉全詩。不有三百乎。而三百可以一言蔽也。要不外魯頌

是教人讀詩之法開口了然

所云思無邪者是自人之不能返于無思之域也詩蓋曰有思而不至于邪可也試觀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皆為人情不自抑之端惟有以坊其流漸而纏綿感憤之中猶是人生靜正之餘也則詩之教所以通也自人之不能免于多思之累也詩蓋曰必無邪而後為思可也試觀孝子感時羈臣觸物皆為人倫不容已之情惟有以端其指趨而棄譏美刺之下無往非詩人勸懲之具也則詩之教所以嚴也人心者風俗之本風俗可正而人心不易正也則還以出乎人心者正之故無論為風為雅為頌要惟此返情禁欲之旨以相治于千載而上興于千載而下志氣者行事之始行事可防而志氣不及防也則還以發乎志氣者防之故無論為興為比為賦要惟此節性坊淫之義以相感于作者之心與讀者之心則無邪一訓不信乎以蔽三百乎哉不然循一詩之能止獲一詩之用則無邪為駟篇咏也即關雎宮泮水義不相通況乎始自關雎返于殷武坊故善詩者當會意以盡詩不當執詩以求解也此蔽之說也可以思矣

要之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救化導之道在此無邪之本也後人讀詩提起此意在前則雖誦淫奔昏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經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則大易不當

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文矣。文中提出全詩之意。與讀書之法。大旨分明。機神復流動洋溢。正得優柔涵泳之妙。

詩三　申

道之以德　二句　正局　朱　并

治民有本、正其德禮于上焉、蓋德禮者、上之自為正而正物之具也、欲道齊者、其亦進求于此歟、嘗謂、三代多更新之化、而帝王有正大之模、此豈在區區文具之間乎。求一主術焉而以為善於此、進一主術焉而以為更有善於此也。斯可衡量而知王道之不易矣。吾今由政刑之得於民者。而不能不深求于道齊之間也。極敷布之勤。非不茂精詳之理。而誥誡之事多。則感勸之意少。所謂皇極之懋建者。何操而化之純也。明懲創之威。非不閑邪渝之志。而約束之具煩。則履蹈之休淺。所云中正以宜民者。奚自而治之除也。其道之以德乎、為上此德為下亦同此

開局弘達

脫上文入亦是恒徑自覺可愛則雅俗之辨矣

合下民講好

德以下之德擬于上之德而有未能以上之德動下之德而有未能乎故德者治世之大原也一行之務敎則庠行之共勉矣一私之務去則庠私之交屬矣夫人主居穆清之上不過曰宥密之中無斁或渝何嘗日進斯民于庭而是訓是行乎乃陰驅而潛率之則以為道之以矣當其時豈無月吉之書而文法之迹不自知其交宜也則德之所入者微也其齊之以禮乎作之者此禮由之者亦此禮以由之民強于作之君而有不同以作之君率由之民而有不同乎故禮者教民之善物也賢者俯而可循則不賢者思奮矣智者守而無越則愚者企而思赴矣夫人主建百代之範不過曰飲食之常無可或軼何嘗日勤子弟之訓而朝斯夕斯乎乃制度而品節之則以為齋之以矣當其時豈無明允之施而督責之嚴若至此而盡釋也則禮之所據者大也德體于內而禮用于外以在內者動天下之性情即以在外者約天下之耳目則道齋之合內外而交致者已陶融知類而不遺德統其同而禮晰其異以其同者羣樂于秉彝之良即以其異者共肅于日用之矩則道齋之偕同異而咸歸者已曲成萬物而不遺民不有恥且格哉

只德禮二字是本位耳道齋雖着力字故是公物之以虛字又不必言矣人于德禮皆無定義不得不趨絜窠之法乩弄道齋絲颺之以有如進思轉計更治變術猶是道齋無異有異種種隨調皆閑文也

己亥

此只說得德禮深湛。從此做出上六字。更十分精彩。無一句游移得矣。佗家勝人。只爭道理寔處。說來天成醇雅。

道之以　朱

道之以德　二句

蕭熙禎

進道齊以言治、有不徒求之民者矣、夫道齊猶是也、而以德以禮則有異、論治者可不進而求詳乎、嘗謂、天下有不易得之民心。而人主無不可端之至範。是以聖王未聞民風、先正皇極、惟不必有過求乎民之心、則其所為治者、一如其自為治焉則得矣、今試為道齊者進論之、天子有以賢治賤之權、而憲天以綏兆庶道不觀民而先觀我、王者有以賢治不肖之理、而貞志以彰教化、道又自治而後治人、夫是不有道之以德乎、德為一人所獨隆。有導天下而先為德者焉。敬天法祖之忱。不敢以我之勢為可制天民之分也而不自為其德亦不敢以民之分為不

時調寬胃可歇

是自修又即為民道之義兩邊說透

歎夫我之勢也而不先為其德夫自為之又先為之則道之以優游之
對上收住句法令篇
化而不怵以憲典之文也德為衆人所同稟有合天下而共為德者焉
恭默顒卬之度不忍以民之情為有遁于我之法也而不自為其德亦
不忍以我之法為可加于民之情也而不共為其德夫自為之又共為
之則道之以躬行之倡而不督以禁令之煩也雖然齋祓者在一人而
有此一折為註
中固字又字轉註行文亦有洄濩摺振之致
四海之性情或異允迪者在王心而百年之風俗難同將無悔德教之
下句對刑說
未可化民而復嚴刑以逞者乎曰是不然則又有齋之以禮在典制之
如此說便是齋之却又有本有用
隆見之朝廷有其文也而推之即上下之所以定故至治未易觀成吾
德之未全者亦吾禮之未洽則知挾君上之威其權無不可以加人而
猶秩秩然習于軌物之中也豈徒綴兆几筵之數經曲之節劍之聖人
存其事也而準之即興行之所以一故淳化雖以漸臻吾禮之未洽者
即吾德之未全則知具神聖之姿其智無不可以踰度而猶油油然安
于秩叙之常也豈略天經地義之文若此者以君子長者之治待其下
則必以君子長者之治待其躬而以君子長者之治待其躬則亦以君
子長者之規範其下起視其民固何如哉
玩註中固有所觀感又有禮以一之則截講正格非立局也而上下
鉤聯環抱過渡頓挫一氣留下大含吸自然備締構之能事
道之　蕭

道之以德　二句　馬麟翔

進思道齊之治、皆深於內求者也、夫猶是道之齊之、而德禮則深于內求矣、其治曷可量歟、若曰、從來治化之成也、必由出治之一人、而掾之各有其本矣、若夫樹風聲於懿性、而宮庭不見表見之迹、端軌則于咸昭、而下土初無畫一之勞、其君若無意于求治、而考治者從治理相通之餘、而想見其治焉、則治以進而益隆矣、如道齊之出于政刑者、其民無恥如此、凡民雖愚、不能強以自愧之心、古帝王不求愧于民、而常自深其愧、以為吾懋修之未建與、天叙之未隆與、何遑起而問諸民也、則其敷施為有自矣、民不知愧、亦祇因習俗之頑、古帝王同民之無愧、而

齊之正是畫一

過大語

即上恥字引入判有風致

更自深其愧以為吾修之未令於彝好與吾叙之未洽于共理與即起而問諸民奚裨也則其肆請為甚微矣其道之以德乎理不本于固有者不可以加民德則無貴賤之殊矣迺貴者先賤者而允迪焉條教有所不事而深宮之治實恒惕於治名章程亦有時施而齋居也修慮倍凜于修事若此者凡以求全吾德耳然一人之獨修者不外乎天下所固有則以皇極之無累為錫極之有原亦若有是訓是行者焉非必有以道之也而所以道之者獨至爾抑齊之以禮乎事不本乎同由者不可以立則禮則無智愚之分矣乃智者先愚者而履蹈焉明威在所勿尚而言動必準諸則明廷有執度之彰法禁非必盡弛而進退必合于度盛世有紀綱之大若此者亦以求合吾禮耳然一人之自律者不外乎天下所同由則以朝廷之矩矱為徯志之範圍亦若有胥匡胥戒者焉非必有以齊之也而所以齊之者尤至爾然後知擇術者甚毋貴執一術以求之也術所難辭聖王必無偏而不舉之處而要從其重者以為歸則見宮修不見讀法矣見秩叙不見夏楚矣夫非猶是表建率物者乎而化起微渺已如此治所難該聖王亦無殊而不貫之憂而要取其全者以為期則祓濯者在是率迪者亦在是矣秩叙者唯斯明威者亦唯斯矣夫豈猶是強民從治者乎而皇居靜穆已如此了時之民殆何如也

此題德禮。指在上本身說。德訓行道有得。合身心言。如其身正不令而行意。禮即行事中正之矩。道立于身。而道之齊之以此。若但說教民為善。則伯者躬行雖闕。何常教民為惡。仍是道之以政矣。禮偏指五禮。則只是教民習禮矣。禮即德中無過不及之則。而散為數度者如云德道未能。又須禮齊。如此則禮之效深。而德之效淺矣。德固禮之本也。餘選評

此章原為治法分辨本末。不重責君身意。若正身而民化。又別一話頭。此章道齊二字。原專指教民說。但德道。指君之躬行倡率耳。禮便是制度品節之及民者。故曰齊。若謂禮亦在君身行事看。則仍是道之。非齊之也。註中固字又字。次第甚精。此又字與又多能也又字同例。是加詳。不是推深。正分本末輕重說。非禮深而德淺也。政道不從又須刑齊。德道未一。又須禮齊。文義自明。合論之。德禮為政刑之本。分言之。德又為禮之本。非謂齊深于道也。道註先之。齊註一之。是兩節通訓。故不特德道是率先。即政道亦是率先。伯者治國。亦必身自行法示信。即所謂道之以政也。但伯者率先。只在紀綱法令。與王者之率先。只在仁義孝弟。此為不同耳。不可因伯者之教民亦以善。而謂王者只躬行。未嘗教民也。行文求高求深。未免有過大處。評者又從而揚其瀾。是益之訛矣。○德禮不廢政刑。此意都在題外斡補看

此後二比說來却只在題內。○氣體勻圓中。自具道宕。故不落軟鞵家數。

馬 三

道之以德 二句 王有年

進觀主術、皆其不責之民者也、夫猶是道齊耳、而以德以禮、則異焉、豈徒責之民者哉、今為治者、乃徒以法邀天下、天下亦遂以法相邀、是法有所必窮也、當更觀乎邪理矣、故為治者、道未有外于治己者也、好治民者不知有己、而民日相遁、好治己者不知有民、而己益求詳、其整躬率物之意、尚有可得而言者、如曰為治必以法也、豈忠厚長者待民之心、必俟之三代以上之主乎、抑何自菲薄也、彼免而無恥、政刑之效如是已、曷不進求制治之原乎、有如道民者、不曰己聖、妄希雍動之風、不曰民愚、可無率先之責、蓋有不敢不道、不忍不道者、如是以道之、豈猶

用華古通

如此順道齊講出德礼便不墮閑文活

奏

己亥

督之民乎思民何以煩吾道民爽德也民何以爽德我未嘗以德倡之也我實不德寧倚政致理焉略夫讀法飲射之文相將以作忠教愛之意我有性命我自正之非謂其許我也我有倫常我自敦之非謂其報我也然而道之則已勤矣以德則已至矣世固有道之如斯者乎視夫以政者何如也有如齊民者不曰俗美安于苟且之心不曰化成域于小康之績蓋有不齊不已不齊不可者如是以齊之豈過繩之民乎思民既以道之何以猶煩吾齊民軼禮也民何以軼禮我未嘗以禮範之也我實無禮寧溪刑以逞焉置夫忠信慈惠之師相示以節性防淫之具民有性命我為正之非謂為民而正也民有倫常我為敦之非謂為民而敦也然而齊之則已勤矣以禮則已至矣世頗有齊之如斯者乎視夫以刑者何如也

頓挫皆極雋峭

一樣道齊到德禮纔見分別依此落想則講道齊時都空腔白話此轉計變術等語之所繇來故嘗謂此題挨講易礙今此文說道齊處便用意不同便有德禮意思在裡則挨講更妙矣益信文無定法只在實理體認則其法自高耳○題多穠膩軟熟之調得此高峭雋逸最難今人即講古也只在唐宋以下不能問之秦漢前故其筆力愈蔓穢也

道之　王

道之以德　二句　汪士鵬

求治者引而益深、化原端于上矣、夫猶是道齊、而以德以禮、則本乎躬行者之為之也、以觀政刑所及為何如哉、嘗觀盛王之治、（借上轉落却）不必有所鑒而始改圖也、（不是從上轉落妙甚）然其理固有相觀而益著者矣、蓋以上之于下、而務為深求之術、已非至化之醇、然使上之于下、而至并不敢為深求之術、抑何可不審其由來之故、夫亦惟是羣相治以情性之微、而後知神明所被、不徒以其文也、如民免而無恥、政刑之效、則既有然已、原夫八政之設、亦先王所不廢也、（又借上脫出）顧先王初不恃此、乃其後至不能不出乎此、則前此（可知）之惠迪者、（不是株然政刑也不可因政刑而改治）夫豈無其本焉、于是而思所以道之、道之誠不遑他圖矣、第

德為王心所風具亦何嘗向編戶而相告以隱微則上之自道其天彝者夫亦以是為周行之率爾而已不覺遍喻以日用飲食之良故自後之懷景風而慕思者曰道之其以此而上固不知也夫以心之所固有者望人以共臻度非強之以所難即以心之所不必有者期人以胥遠諒亦非迫之以所苦則其為自道以德者自下言之為道之以德可也

（做作之以二字別有風神）（道字法）（字法裝細寔）（人以字曲曲跌酥）（人借上天掉尾注下）

吾初亦以為清宮齋祓焉耳迨博觀于治具之繁苛而張弛已迥然其各出乃愈覺樂愷為可思也哉原夫五刑之具亦當世所難捐也顧先王寔不忍用此而其弊至不得不由乎此則前此之董率者夫豈無其要焉于是而思所以齋之齋之亦誠宜再計矣第禮為王道所當然亦

（却不犯下）（前此二字好）

何嘗悉里閭而相繩以儀矩則上之自齋其天秩者夫亦以是為範圍之準耳而已不覺共遵為蕩平正直之軌故自後之遡盛烈而銘績者曰齋之其以此而上亦不知也然上已為之而顧謂下不克為當非理之所出抑君猶奉之而反謂民不樂奉恐亦非情之所安則其為自齋以禮者自下言之謂齋之以禮可也吾初亦以為皇躬敦琢焉耳迨參稽于刑章之紛擾而煩簡已判乎其異用乃益覺秩序為無數也哉

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次第說入耳時文便講做政刑後商量變計直是可笑此獨看德禮在政刑前一層并德禮

之不廢政刑理亦具足矣文境幽雋別有丘壑在宮闕南山之外熱
鬧場中豈易得此○之字以字從無此刻劃得盡情

道之　汪

子曰吾十　全　程文

聖人制心之學無時不然者也夫志學者制心之始遲之久久以幾于
化而終不踰矩也可以知聖學矣子蓋隱其學之徹始徹終者而言其
積累者以教人也曰自少至老而不可廢者學也由勉入安而不敢放
者心也吾之學久矣蓋自入大學之年而有志乎聖人之道斯時也吾
之心不敢他有所往而一之乎學則所以範圍其心者何弗至也吾之
心不敢他有所往而一之乎學則所以矯拂其心者又何弗至也然此
志既定豈如是焉而已哉學至三十而見其立焉心正于物交而所守
者誠矣學至四十而見其不惑焉心通于萬事而所擇者明矣如是者

吾無隱乎爾志學便是徹始徹終事　劃然而入老氣無數他作提掇心學字便多少　志學中隱隱　有一矩字都隱隱見未至從心好但語太把捉耳　太重　根定學字仔見刻刻有工候　擇是志學中事

又十年而後敢自信曰知天命也下學上達而造化在我學至此其亦
是末節語
心與理一矣乎如是者人十年而後敢自信曰耳順也何思何慮而感
亦不似聖人自述語
而遂通學至此其亦心與官一矣乎其在于今精義流行而無私可克
天機自動而有欲皆通則見其從心不踰矩焉此矩自志學後知之已
提出矩字四顧後前
通體震動惜此矩二字自講章氣
極其明而至此乃忘于擬議此矩自能立來行之已極其滅而至此始
是不踰矩他作只做心無欲字耳
入于從容蓋年雖七十涵濡其心而非因任其心也神明于矩而非蕩
到底是學聖人立言本義
佚于矩也學如是庶幾無負初志焉而吾之心其終不可以已也夫
聖人終身只得一箇學字數件止是學中境界他人只將下半截逐
段敷揚便似孔子別無甚事倏忽過却十年到彼時突地如此是文
處處根定學字纔見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有日新處數者只就
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耳○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
是後儒推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況有所隱乎程子
所謂聖人未必然朱子所謂固無積累之漸是指聖人生質而言言
其生知安行于所謂志學立不惑等不大段吃力界畫定做耳不是
說聖人別有一種易簡道理直捷工夫秘而不傳而故立此節目為
下乘說法也惟禪門有兩種接機姚江竊之為天泉証道云無善無
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
話頭為其次立法的若接利根人則心意知物總是無善無惡本體

工夫一悟盡透如彼之言原有兩道故有隱有示耳聖道決無可隱○說箇不踰矩可知聖人心中刻刻有箇天則在不是即心是道此本天本心之別即程朱之所謂主敬也他作只做得從心所欲便墮本心之學不是聖人之道後幅極得此旨○一氣呵成筆筆高老所不及先民者只眊燥少汁漿耳

吾十　程

子曰吾十　全　鍾朗

正業變局

觀聖學之大成即得之聖人之自驗者焉甚矣由志學以暨從心其致之洵有候已然苟非聖人自攷天下安從知聖學哉且夫人之從事於學也天下之人皆學人則我生之時皆學時也故通微於極固裕作聖之基而觀化于新即協天行之健從來體備高深其得力皆有所據而吾亦從此自考焉吾固欲與天下事中庸不希上哲也勵圖於一日不考效于終身也然而不予以候則無以尋其實意而使之歸不要其至則無以策其循途而收之報大約心與理相求而理與心相洽由始學以迄今茲有不可誣焉者嘗稽十五及三十時矣一念之永貞將日起

（浑雅）（開口即高雅視他人吆呼無非俗吻）（單提一段發明自序大意且有神力意致亦曲折雋永坊刻從本房改定神色頓減今從原本正之）（此句並出微嫌傷體）

甲干

而有功則志一而氣可大一日之居安能尋方而持變則守經而權未達此以心見理之初也夫始斷乎二三者（聯貫有意味）後自進乎純確事固有一致也而由吾以思其際蓋閱十五年已未幾而四十且五十矣人事有幽賾而感於志氣之清明則可斷其會通之一萬物有精變而究以化育之流行則自乎於聲臭之始此以心合理之會也夫動而日出者即其靜而日凝道固無殊體也而由吾以深其故蓋閱二十年已又未幾而六十今竟七十矣五官之用實作睿思之功外之而皆以內也天機之發動有默成之則舍之而適以操也此以心忘理之時也夫進而與慮相協者即可出而與勉俱化功固有同歸也而由吾以盡其神又閱二十年已然則今日者亦庶幾人盡而天器化而道之日哉然遡念十五以來亦何從期其志學與立如是不惑知天命如是耳順從心又如是而以吾邁征觀吾進境則終身仍在學中而於此焉稍得泮渙爾已少壯殊而勤苦不殊安勉別而知行不別吾之學有不與天下相見歟

文字首辨雅俗讀其文夷猶瀟洒如置太白于殿廷作宮中行樂艷調而本色高致自在此之謂真雅若是俗骨雖理解不謬格局如法而俗不可醫即不可以言文試問廿餘年來浙文日趨于俗有如此之雅製乎○俗有出于文氣者有出于理體者墨裁之俗如乞兒登門喝采作吉祥富貴語油腔之俗如弋陽村劇場上場下同聲此俗

之出於文氣者也。至未嘗講究義理。而妄論書旨是非。未嘗稍習古人行文之法。而哆談先輩法度。止靠講章一本。自以為學問盡于此。此俗之出于理體者也。然文氣之俗。不過希世速售。彼亦心知其鄙。故稍有志識。即能變改。若理體之俗。則其占地高而執說近乎正。更牢不可破。此一種俗。人尤難識辨。故自以講章為文。不特理體壞。文氣亦壞。此不可不首辨也。○議此文者。謂不應作三比。此亦論理體者所必至。然愚謂每比中兩節各分。雖三比亦無礙。若串合即有病耳。

吾十　鍾

子曰吾十　全　俞之琰

聖人以學進天下。而自述其所得之序焉。夫為學基始于志。而漸臻于純。自十五以至七十。其序不可驗乎。夫子自述以勉世也。曰理日進而無窮。功積勤而有驗。故為學而心與年俱進。未有不遞收其益者。丘蓋身歷之而能言其概已。今夫由勉幾安者。道之常數。而下學上達者。丘之寔功。然其中有序焉。不可誣也。蓋端向未正。則見異易遷。必難幾明體達用之林。趨慕既堅。則志意不移。自可收漸積優游之效。此其功必自志學始。丘也猶憶入學之年。與辨志之候。其時適相符也。蓋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矣。然此特知之始基者耳。自是之後。有行之可據者焉。有

○循序漸進聖人身教大意盡此數言机趣融○洽苦功鍛鍊得來他提處無此高渾

知之屢進者焉有知行皆底于純者焉若此者或十五年而一進或十年而一進云蓋志之既久則虛者得寔而心能守理學之既深則博極反約而理足持心吾至三十時而自覺有異也則立也所謂行之有據者如此雖然學未通微其明不足稱也常變無異理而足乎內者自可以應外天人無殊志而晰乎原者自可以窮流而不惑而知天命此吾四十及五十時事也所謂知之屢進者如此雖然學未自然其功無可已也心與理融覺形聲之自合事與心習垂律度于無端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吾六十及今七十時事也所謂知行之皆底于純者如此丘也由今遡昔若始淺而終深由昔遞今若先難而後易不知有

轉變處領會一串

一掉頻挫淋漓有一唱三歎之妙

為有守者盡性之始事忘形任心者達天之極功初終無二致也因功而進異焉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其已然者敢自隱以疑世乎哉

用力純在起手一提牧尾一掉千錘百鍊神味悠然不盡中間布置有錯落處有整練處無不醇正老到只于關鍊過遞間出色筋節與首尾團成一氣每以此法擅場○知行分配說本朱子然朱子謂志學一面學一面力行而以知為重立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則知行原十分盡開不得朱子因門人問如何分知行故隨問答之非此章一定之分限也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是不特耳順是知之純若依此立局宜不惑知命耳順三段平列一樣而

以從心句另結應立字為得。今六十七十併說知行皆純。未免蒙混欠妥。總之知行大段難分。在朱子答問則爾。在夫子口中自己分疏。更覺碍口也。

子曰吾　俞

子曰吾十　全

聖人自發其為學之心、而歷言其序焉、夫從心不踰固有不容驟者自十五而歷言之、夫子固始終于學者歟、且天下有性生之哲無有哉。惟性生之未可幾也。亦求盡乎漸企之修而已矣。蓋任天既過。則總性無功。而服道允懷。則循途有據。凡其積勉而能安者。皆原始要終而可以自驗者也。吾今已七十矣。達化漸幾而涉歷有淺深之獲。窮神靡盡。而推原在離辨之年。則志學其始基也。由今思之。其在十有五時乎。神明之研悅不深。則祈嚮還流為嗜慾。以我神志馴于操持。以我明悟達于變化。雖未敢驟幾之。而未嘗不敬修之也。性情之淡漠未融。則淺嘗難

倒提便似聖人不容再進矣　甚孫通

是追叙一生語

志學是徹始終事包籠不礙其侵

協于義理有其識知以生強毅有其聰明以底淡忘雖未敢逸收之而未嘗不遥企之也然初亦規于至正耳有至正者以為主即無有不正者與為緣內絕憧擾外却搖撼學之強立如是也而惟三十為能然繼亦貞于至一耳有至一者以為守即無有不一者與為淆靜滑其理動獲其辨學之不惑如是也而惟四十為能然若學不至于達天則聰明亦易窮之資惟研究者有年而始知通微屆測靜觀夫吾性之由來天命之知也非至五十未易有此精微也學不由于心通則性命亦疑玄之理惟涵泳者有年而始知虛極明生自達夫吾心之本體耳之順也非至六十未易有此融洽也自六十以來思勉之功忘庶從容之樂赴勉強之形化則自然之境生心之合矩者從之而無虞其越畔矩之遵心者欲焉而不至于踰閑此七十事也要不過終吾志學之事而已學貴履端則十五之始早已自勵學無止境則七十以後正自無窮也

領會隨時進益之理逐節轉下章法自然 陸雯若

無時文蒙氣無講章腐氣清淺中自饒雋姿名理此為真色當行他手強加巴攬差排便俗態百出矣

子曰吾 彭

子曰吾十　全章　徐懋賢

學以漸而深、聖人歷叙其自得者焉、夫自志學以至從心、安能以驟至哉、此夫子歷叙之、以見學之由漸而深也有如斯、今夫人之有所造也（起四語高渾）學與為終始焉學之有所獲也時與為終始焉高下因乎學淺深因乎時及得力之後遙念前修而知與時俱進亦與時遞殊者其所學為不可誣也吾竊怪世之人或怠焉而廢或躁焉以嘗慕自然之高妙希神化之驟臻嗟乎審如是也吾則為之矣狥齊敦敏質既遜乎生安富有日新道不辭夫屬累人之視吾當謂之何乃吾自有十五而志學伊始矣因思夫肆日偷敬日強則立難貳以二參以三則不惑難天難諶命

（題前提出為學者立法意即今半途躐等二義筆勢極其騫翥）

（志學中籠絡全理作逆振機勢生動更喜其着語皆經學理學之精）

靡常則知難若夫虛而能應感而遂通則聲入而順者思之進於不思也左宜右有擬議成化則即心得矩者勉之進於不勉也吾當其時志恒於斯學恒於斯念懿業之非遙無難以阻人之事亦無易以近人之方故歷以一生之邁征而遵其途弗盡其途遂若計償而應之思懋修之罔懈未至則懷弗及之虞既至復見不足之慮故加以積歲之勤劬而循於序弗凌于序自可按候以稽之時而篤其始志見異不遷循其強立有疑斯釋則三十四十之年有異時而本源既徹遂識事理所由然虛受無方遂獲衆理所從會則五十六十之年有異其在於今欲不與心期也而動以時宜心不與矩期也而發皆中節則七十之年又有

（正是而字前後際精神）（七十年統說）（不半途）（不躐等）（都見聯貫）（每十年分說）

異倘我年之可假應有境之當臻吾其敢忘此初志乎哉以智仁為極詣而安勉無歧趨由知行以並進而後先無貿旨幸而有得願以告吾二三子也夫日月之所以常新者以其運而不積也流水之所以不腐者以其逝而不停也聖人無息之功寧異是與

揔攬大意處多逐段分講處少亦犯破體之病然賞其神駿按脉切理又極刻湛逐段精義未嘗覺其少也斯何惡於破體哉○聖人工夫只一片去到十年獨覺得火候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正自禪此文全在前後際看得聖功不斷處好

吾十　徐

子曰吾十　全　　來式鈺

聖學屢進而神、為歷叙其不已者焉、蓋始于志學、迄於從心、年異而學亦異矣、其斯為聖人之學乎、子若曰、天下皆有為學之事、而即取美報以相期、則其為之也不專、然功深而效自隨之、亦何難歷指其獲、以研求理道之歸也、夫人心不息、而聖學無窮、古哲人固已身試之而示人以方、即吾亦嘗躬為之而深知其意、竊記吾十有五時而志於學焉、蓋志因學而正、志貴入乎學之內也、舍學以言志、則任質之林、將挾之以他適、而志無以端其始、學從志而積、學貴用乎志之力也、舍志以言學、則絕業之傳、將等之於虛理、而學無以究其成、乃若志既已堅、學既已

定吾之乘時以進者庸有已乎持循者十五年尊其性足以制情高其識可以御物外無以攖之而中之所主者見外即有以攖之而中之所主者愈見也吾三十而能立也玩索者又十年閱歷廣則智益深格致多則明益著外無以蔽之而中之澄然者出外即有以蔽之而中之澄然者愈出也吾四十而能不惑也然而猶有却惑之見焉至五十而較有異不特無以滋其惑并有以識其無惑之原蓋以理之從天而命者固秩然不紊也至是時而知天命矣然而猶有用知之見焉至六十而又有異不特有以神其知并有以忘其用知之勞蓋以聲之入耳而順者固不思而得也至是時而耳順矣至于今七十矣始覺勤苦之後報之以從容思勉之餘酬之以順遷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焉庶幾自志學以來未嘗一日有虛學耳蓋祈向未端者喜自然而畏言積累然學有日進之功不在乎遽至自然而在乎時勤積累也吾亦終身于學而已矣抑中道自廢者樂小成而不歸神化夫學有固然之理何得謂倖獲小成而可不漸期神化也吾亦克盡吾心而已矣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功也

醇粹以精濟水不漏

此題所難以夫子口氣寫自己地位道理說低了不是聖人分上事要說聖人道理分明自作讚頌所以難也諸作大約通犯此病講到末節多說窮神入化學成德全他竟不許孔子再活到八九十去尤

可笑也。須說来地位極高深。口氣極平寔乃佳。然文章要到此境也大難。只是秤停斟酌。不自夸。不盡煞。不虛空架過。不離根脫節。已足離羣獨立。○工夫吃緊在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来。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于前三節下工夫字眼。以後只說較前有異。皆有識解。○志于學三字拆講便有病。拆學字貫下尚可。有以志字貫。自謂與心字關會。此大謬也。立不惑知順欲。那一字不是心耶。起二比互講于字有理。通體融鍊。虛實相生。足稱淳發為高。

吾十　来

子曰吾十　全　史大成

聖人歷叙所學。以身教天下也。蓋聖人亦學。則天下之學者可勉矣。故自十五以至七十。夫子歷叙之。若曰。吾人終身為學。而一一可舉以喻人者。凡以自喻之有素也。閱十年必有十年之益。進一詣更有一詣之深。為之非一日之事。而思之猶一日之事焉。吾竊有以自考矣。今夫天有不可荒之歲月。人有不易盡之神明。而其間黽勉而有事者。非吾乎吾之所以命吾者。不可不全。是以日勵而積其業。吾之所以成吾者。不可不漸。是以循序而致其功。由今思之。學莫先于定志。已離經之日。而即有始終念典之心。學之所以端吾趨也。猶憶十有五時。能有此貞嚮

自作贊外贊　俗調　調俗　提喝吾字　古無此教口　全漸二義得胡氏之意

也然學不可以徒志已力行之久而始有堅忍自持之槩立之所以強吾守也猶憶三十時又有此毅力也嗣是而四十則格物之功既至而窮理之識乃精始覺向之所為立者慎持吾心之往不如深明萬類之來也事物之可惑雖多而當日蓋無慮焉嗣是而五十則窮理之學既深而至命之功乃出始覺向之所為不惑者博觀衆理之分不如靜悟一原之合也天命之可通在我而當時何弗知焉吾自志學以來豈期遽臻乎此而孰知猶未盡乎此者又有六十也知天而忘其天何所感之非天知命而忘其命何所遇之非命則以為耳順焉而已吾自知天命以後豈料復進乎此而孰知更未盡乎此者又有七十也順在耳之中間

一所入欲忘而理亦相忘順在心之所出理用而欲亦可用則以為度之所欲不踰矩而已然則學之求全業者吾也先此四十年之力期于日淺而入深後此二十年之功聽其得安而化勉吾之為吾豈有異質但不以得半為足而自幸歲月之無荒抑學之有漸功者吾也前十年之所得後十年守之而不能後十年之所圖前十年據之而不敢吾之為吾詎有私竇但不以頓悟為心而竊恃精神之無盡吾用自敘以告學者

平列六段其中血脉聯貫方見聖學不已逐時有進境六段亦就中提出簡大節候耳不是憑空過却十年忽然摸着鼻孔也是細心體

會文字。復講先民如題立局之法始于此。闡提註語亦始此。幹旋脉縫。摹討機神。洗滌字句。亦皆始此。〻崇正之功也。然開呼唱題字。標題註語之習。與離遠古文。別剏訓詁圓軟之調。亦始于此。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雖後來沿襲之弊。亦不可謂無源流也。是在善學柳下者分別取之耳。

吾十　史

予曰吾十　全　洪圖光

學與年深。歷言之而無窮已。蓋志無窮而在學。〻無窮而在心。夫子歷言之。不與年俱深哉。若謂吾人有終身不可去。屢進而得其精者。誠莫如學也。心以全學。知學之外。有不得見吾心者矣。學以徵心。知學之內。又有不得遽見吾心者矣。其間淺深之候。歷〻有以自考。要以漸臻者治業。而無盡者存神耳。吾學有年矣。敢忘吾學哉。夫學也者。學此心而已。學至足以自信之處。心未可知。而知以志學至莫可名言之處。志不復存而存以心。由今思之。皆如前日事也。吾有學而不志。學非其學。吾有志而不於學。志非其志。吾幸矣。前者不及考。而後者自此深。蓋吾十

學全心則可

無解

足以自信矣而心未可知信个甚

俗俚

便錯

有五而志於學云斯時也一日而百年自命一念而千聖為期豈不志
（語句亦俗　總提俗甚）
（息又止提一半何也）
立豈不志不惑豈不志知天命而學正未可驟也當其志之所之內有
（有上二句則已立矣如何又疑心起來然則三十而立）
定力外有定形似乎立而不敢遽謂立也三十而立當其志之所之入
（之立又何云人以為挑剔而字而不知其文法之亂也）
物觀理出物觀情似乎不惑而不敢遽謂不惑也四十而不惑當其志
之所之識盡而明生人盡而天見幾于知天命而不敢遽謂知天命也
（耳順正是聽）
五十而知天命學之足以自信者如此雖然尚有聰明之未淡也過此
（心至如何是淡要淡聰明即非聖學）
以往理有所入而不留心有所受而不滯以為耳順猶難也六十而耳
（不是聖學）
順雖然尚有形體之未化也過此以往無情之情衆情可去無物之物
（脫不得矩字）
萬物可忘以為從心不踰猶難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學之莫可
名言者又如此心學不庶乎全哉乃知學不于心非惟損不自知并蓋
亦不自知吾以志精學遂以志精吾之心致吾歷年凡可用吾志者無
（非理之理）
不志焉而已志深于學非惟物不任受并理亦不任受吾以心化吾之
志即以心化吾之心計吾歷年凡可治吾心者無不心焉而已
聖人之學性天之學也自古無學心之說有道心便有人心故心不
可為學也學所以正此心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其所學非聖人
之學也故凡言心學二字即是為釋說所惑亂彼只要歸于無善無
惡耳聖人說箇從心所欲重在不踰矩三字矩者何也性也天也至
善也心與性天合一方為至善方是聖學可知心上面更有在故謂

聖學都在心上用功夫則可。謂聖學為心學則不可。

子曰吾　洪

視其所以　三句　張邦祚

觀人之法、如其人之自致者而已、夫以由與安、人所自致者也、由視而遞及之、觀人之法、已莫詳于此、嘗見天下有至人、而一代之人才、胥受衡焉、此豈有異量乎、蓋人各有自致之情、吾如其情而稱量以求、要止此慎重周詳之意、有以勝天下之無窮焉爾、何也、人即至愚、亦樂得聖賢之名而居之、故思飾於外、思勉於中、若將予人以莫測、抑人雖善飾、亦不能並取其性情而欺之、故即迹而攷心、更即心而攷心、已可共著其隱深、不必預為伺也、不必刻為繩也、甫與人接而止用視、蓋人有為君子者焉、有不盡為君子者焉、苟不思得君子而用之則已、思得君子

起法飄飄殊宕

有兩項

從下節度字逆入

而用之安可不用吾視也抑非其人無俟疑其心也是其人未可信其心也由視而往斯用觀蓋人有寔為君子者焉亦有名為君子者焉苟不思得寔為君子者而親之則已思得寔為君子者而親之焉可不用吾觀也且未見其心虞其偽也既見其心又虞其勉也由觀而察更用察蓋人有自然為君子者焉亦有勉然而為君子者焉苟不思得自然為君子者而與之則已思得自然為君子者而與之何可不用吾察也若此者可即一事而徵之也夫人日用飲食之細成本于性情心術之微故即一事而所以著所由著所安亦著蓋分誠偽不分鉅細也又可即一時而徵之也夫人一言一動之微皆出于終身蓄積之素故即一時而視在于斯觀在于斯察亦在于斯蓋殊公私不殊久暫也虛其心以觀理而理得清其志以考事而事精以之觀人寧有時術哉

須知立言大旨全以君子待人惟恐人有遺善故屢進而加詳之時作推勘如鉤鉅作用必欲發人之隱微而後止誤矣以由安分清彼此兩項見聖人立法之精嚴視觀察歸到君子一邊見聖人立心之忠厚自是元家識力陸雯若

中三比鉤勒分明下語亦簡緊道邈○後二比意本韓求仲其實不然一事而以由安皆著于義無謬然止是一說不可以該全義至謂一時而視觀察都到斯無此理須知此章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

如此不是聖人自夸其神鑒也

視其　張

視其所以　三句　正局　龔章

備言觀人之法屢進而加詳矣蓋所以所由所安人之本末盡于此矣視之觀之察之觀人之法不既詳哉且夫知人之學非徒鶩甄別之名也將以驗內力之所存焉蓋品行之在人者淺深固異其歸而衡量之在我者得失貴精其辨惟因其所自至者而窮其必至焉則人品見而我之學問亦見試以觀人之法為天下正告之可乎考言詢事王者固有論辨官材之權然必盡一己之聰明而後能用朝廷之舉錯故澄心格物衡鑒不可以不精核行徵心儒者亦有旌別淑慝之事然必秉我心之睿哲而後能識宇宙之貞邪故鏡物度情推求不可以不至則始

（高據題上一重）

（是程子在己之意）

而用吾視天下之倫類亦甚錯出矣當羣然相接之時豈無飾端人之貌而修長者之容者乎然其所以則有異小之見于行事動止即別是非大之見于綱常率履已分邪正判然如是其可見也視之而大槩得矣而未也進而用吾觀匪僻之立辨者無事多求矣當行誼昭著之日豈無潔齋于身世而隱忍于幾微者乎則其所由人有異美名可慕宅乘不無誠偽之殊懿行可嘉矢念自有公私之別昭然如是其難誣也觀之而由來審矣而未也又進而用吾察居心之未善者無容責備矣當隱微可告之際豈無力持于一旦而悔心于他日者乎則其所安又有異聖賢無勉強之學是宜考其精純忠孝非激烈之為所當去其矯拂淵然如是其難強也察之而分量全矣若是者覈品則出之以精詳待人仍本之于忠恕別于迹者要本其迹所自具辨于微者要即其微所自晚從人觀人而未嘗有苛求于人之事若是者其用出于知言其功本于窮理外也而內隱之流品之紛出無方內也而更內求之吾心之明哲無盡同物鑒物而不必有推測乎物之勞以是而在上則賢否必辨用舍無寡當之譏以是而在下則邪正必嚴學術無紛紜之累人焉廋哉

聖人只論觀人之道當如此若其所以為視觀察者煞有本領是上一節說話聖人未之及耳故朱子引程子之言于圈外蓋不見此理

但講視觀察恐後人蹈入自私用智之術流為機權他用失却聖人所以觀人之本也能體是解極精刻處正是極忠厚方見聖人成己成物智以行仁之妙于程朱所以詿脚之意亦許君親見矣○程子所謂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視觀察底定盤針子或有改知言作知人者便不通三句正講知人知言乃所以知人者也知人是性之德智之用不是做工夫處

視其　龔

視其所以　三句　張永祺

詳言觀人之法惟盡其在己者而已蓋所以所由所安人之示我以難測者未有盡也苟在己無以處之又何得易言觀人乎今夫人之相齊也不易而我之自主也蓋難故誠至而明生者要在其性之事焉不可及也下此而慎取舍別是非惟窮理格物以求盡天下之情而已渾然與吾忠厚之意而意則何可不明也為吾所欲深求之人與吾所不欲深求之人其得失豈甚遠乎紛然政及者道德之途而逢則何可不嚴也其為之而未必是獨為之而未必非其源流豈相借乎則有知人之道於此大而著之立身小而驗之處事偶然而接之彼固示我以

可知我亦從此而知之矣為近於淑與為未免於慝與要非遽棄人於不肖也唯其不遽棄也則鑒別所自如曰視其所以雖然此猶其外而非其內也隱微者見顯之端念慮者云為之如慎重而求之彼或不令人知我正不可不知之矣為同事而異情與為異事而同情與要非輕諒人于中藏也惟其不輕諒也則衡鑒所必詳曰觀其所由雖然此猶其一端而非全體也須臾者終身之所節造次者勉強之所難從容而驗之彼或不能自知我則無不可知之矣為醇而無疵與為偏而未全與要非忍外人于君子也惟其不忍外也則甄次所務盡曰察其所安於此蓋有窮理之學焉設誠制行斷然出于一途而後取舍之幾決矣

不能強人以未有不能益人以本無則悉數而知不必高如神之覺也于此蓋有格物之功焉聽言觀行誠然本于無私而後是非之辨明矣動之有以見其心靜之有以徵其性則坐照而得不必效逆億之知也故不善者無論己即有意嘉修而必嚴求于微顯之際所以動天下內省之心為人者無論己即一意為己而必謹核于安勉之間所以示天下有終之道則視以觀由察安何莫非長厚待人者哉

誠至明生自是聖人事下此惟詳慎二字終身行之無弊耳言有必推見本原者程子知言窮理之說是也讀此方知聖學大異人處原評

或問朱子聖人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嘗人說聖人固不用得

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若不教徹底分明。如何取舍。此等處直是朱子道得盡。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若工夫耳。此文於聖人用處。看出聖人本心。道之中邊上下。無一字不秤停而出。真是滴水滴凍

精醇之至一時無兩

視真　張

知以不自欺者為真、聖人示以自審焉、蓋知與不知、必審量而後知也、子故教由以真知哉、若曰、天下之理、不可以過疑也、而尤不可以輕信、惟不敢過用其疑以自誣、更不敢輕用其信以自欺、則在我之神明、以審量而後為無弊、吾誨女以知之乎、吾儒不尚寡昧之識、故黽勉以求、總以全一心之明哲、學者貴有信心之悟、苟明昧罔辨、何以得所性之淵通、女欲求知、則所知正不可不審也、理道甚弘、淺嘗之而若見為知者、深體之而所獲正自無多、故見所知而遽信之、何如就所知而徐核之、蓋必自求諸心而無疑、而後自任其識而無歉也、女其知之為知之、

此意不是本旨

信心之悟四字非聖門語

親切語知之句正

抑不知又不可自諱也學問甚深驟觀之而若無所不知者冥求之而不知者正自多端故妄希其知而求其所不知何如內省其所不知而求底于知蓋知由不知而後入不知以自知而後進也女其不知為不知如是而後可以言知矣為學之患不患其入于愚也患其愚而自飾其愚苟不輕以為知而日辨其所不知則知固知而不知者必不終于不知也此求知之寔功也求理之難不難進其知于不知而難乎別不知于所知苟真知其所知并真知其所不知則為知者固知而為不知者即此已得其知也此求知之切務也是知也蓋知存乎事者終身難必其無疑知存乎心者一日亦有其可信女欲求知其自審于知不知

（內此而知一層已舉言內）（知之不知是不自盡處）（是知之道）（為知之為不知是不自）（欺處）（清切）（無塵）

間哉

卜二句平分下句轉側不知句正得註中強不知為知及雖或不能盡知之旨○知之不知就事理上說纔見得有知有不知便自盡不得為知之為不知是當下心上不欺處以不終於不知意貼入知之不知以即此是知意貼入為知為不知皆見細密

知之　王

天盖樓偶評　上論